



第

# 國文月刊<sup>81</sup>

期二十八第 · 月八年九四九一

重提拉丁化運動

邢公畹 (三)

元曲作家之升沈 (續)

紀庸 (二七)

「世說新語」劉注義例攷

趙岡 (三)

「詩品」探索

傅庚生 (一)

說代詞語尾「家」

呂叔湘 (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莫里哀劇集

李健吾譯

莫里哀是法蘭西語言為全世界提供出來的最偉大的現實前進的喜劇詩人。笑劇，諷刺喜劇，風俗喜劇，性格喜劇，歌舞喜劇，高喜劇……沒有一樣他不曾留下典型作品。從他出現以後，世界沒有一位喜劇家敢於誇口未受他的良好影響。

李健吾先生是中國現代有數的喜劇家，語言犀利，諷刺深刻，醇於歐洲文學，莫里哀由他翻譯過來，極其相宜。這在中國戲劇方面，文藝方面和翻譯方面，都說得上是一件大事。

這裏共總是十七齣喜劇傑作，代表莫翁喜劇各方面最高成就，亦即人類在喜劇方面留下的最大寶藏，共分上下兩輯，每輯八冊，每劇都有序文詳加解說，疑難處都有明白註釋。上輯原文全屬散文，下輯原文全屬韻文，現在先發售上輯八冊，名目如下：

- 一·可笑的女才子 基價 三·〇
- 二·慕·瑣 基價 四·〇
- 三·屈打成醫 基價 三·〇
- 四·喬治·黛丹 基價 三·〇
- 五·吝嗇鬼 基價 五·〇
- 六·德·浦叟雅克先生 基價 四·〇
- 七·向貴人看齊 基價 六·〇
- 八·沒病找病 基價 七·〇

開明書店

## 國文月刊

第八十二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本期零售二·五〇  
預定半年六冊三·八〇  
預定暫以半年為限

售出成加

編輯者 國文月刊社

代表人 郭紹虞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 范滂人

印刷者 開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北平 琉璃廠

天津 羅斯福路 重慶 臨江路

成都 祠堂街 廣州 漢民北路

昆明 光華街 長沙 府正街

南京 太平路 漢口 交通路

杭州 中正街 臺北 中山路

預定雜誌諸君注意！

本店出版各種雜誌數日，預定者不下數萬份，發寄手續，力求完密迅速，惟各地交通尚有阻滯，郵局寄遞遲延，在所不免，訂閱諸君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將定單號碼及預定日期，在何處訂閱，用定單上原姓名函知上海福州路本店供應部，以便立即查覆，否則定單過多，無從查考，諸維 見恕是荷！ 開明書店謹啓

# 說代詞語尾「家」。

呂叔湘

## 一 誰家，我家，你家，他家

有些代詞後頭加家字。有作領格用的，那裏邊的家字可作實字，照原來的意義講。例如：

萬地誰家地？（萬里，樂府27.245）

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陌上桑，樂府28.251）

他家物，從他去（北齊書50韓鳳；||別人家）

汝家邪（爺）死（燈錄16.16）

但是也有不作領格用的。例如：

未審佛是誰家煩惱？（燈錄10.7）

手取金釵把門打。君瑞問，「是誰家？」（董西廂150）

哎，這老爺又是誰家？（元80.1.9）

我要修於仙果，汝須速上天宮。莫將諸女獻陳，我家當知不受（教錄，光24）

我家道處無可道（燈錄11.8）

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錢氏私誌，遠詩紀專卷二引）

便做你家年紀老（元87.3.3）

是盲者唱盲，他家見者元來不盲（神會115）

他家馬上坐，我身步擊車（教錄31）

他家解事在（遊仙窟14）

真怪邵南書判好，他家有景監親（誠言13.6）

汝可早去，喚取鸚鵡，他家頭尖，憑伊覓曲（燕子賦甲16）

忽見居士到來，備被他家呵責（紺摩變）

自身作罪自口口，莫怨他家妻與兒（教錄，酒30）

若是得底人，他家依棄遺日（雲547a）

他家自有兒孫在（燈錄26.27）

想他家那裏知人顛顛（惜香樂府53）

爭奈他家不自由（董西廂151）

你與我傳語他家（元54.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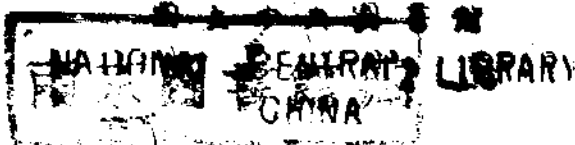
怎當的他家將咱苦打（又64.3.2）

如此伏侍二公婆，他家有甚不歡喜？（清平7.2）

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水24.37）

非領格的用法是領格用法擴展的結果，這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作領格用，「家」字有實義可循；作非領格用，「家」字有點像是贅疣。但是它可以增加一個音段，上面的例句多數見於韻文，不為無因。這個沒有語法作用的家字在北平話以及一般的北方話裏，到了明代以後，就完全不見了；也許在日常口語裏自來就沒有怎麼通行過。

但是在吳語區的一部分方言裏，家字卻發展成爲一個表複數的語尾。例如在武進，宜興，溧陽〔都音ko〕，江陰〔ka〕，丹陽〔teɪ-tɕia〕。這個家字的用法跟官話區的們字相同：我家||我們，你家||你們。在名詞之後，因爲有跟表類型的家甚至本義的家混淆的危險，常常利用「名詞+他們」的形式，如「王媽他家」。只有在丹陽話裏頭，因爲這個表複數的家的語音已經變化到了不容易認識的程度，所以可以普遍地應用在指人的名詞後頭：兒子||兒子們||跟兒子||跟兒子||（||男孩子家），王媽||王媽們||跟王媽||跟王媽||（||王媽家），顯然不至於相混。湖北跟雲南都有你家一詞，作爲敬語。既沒有我家和他家跟



它相配，大概不會是由複數用法變來，而是你老人家的省縮形式。(另一省縮形式是您。)

### 二 人家

人家這個詞兒有一個以家字為主體的意義，如「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別宅」(晉書105石勒)，「大小人家都是一理」(兒88.88)，這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以人字為主體的意義：人家等於人或別人。

人作別人講，跟已相對，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單是「論語」一部書，人和已對舉就有九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都是。這樣用的人字一直流傳到現在，在現代口語裏還是活生生地存在，如：

只許人求着人，你不肯求着人(兒19.9)  
智爺拿了一把鐵錘，擡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俠80.3)  
她不打價……人和她打價，她挑起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回(冰心，說282)

可是因爲己字已經不單獨用，常說自己，跟自己相對的，也就不說單獨的人而說人家。例如：

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紅19.9)  
有我們先人在日，也叫我跟着人家考秀才去(兒15.24)  
大半都以爲人家笨，要顯擺自己怎麼聰明(聊1.26)  
文章既比人壞，老婆就得比人家好(冰心，女人9)；人跟人家互用)

當然也有說別人的，如：

自己沒有法子，也該請教別人(殘18.10)  
你要是不怕人家打攪你，也得防你攪攪別人(李健吾，春8)；人家跟別人互用)

但別人之後還是可以加家，如：  
想別人家奴胎也得個自在(元51.1.4)

難道別人家來得，俺們倒來不得的？(紅9.14)  
你叫別人家可怎麼知道？俺們是一起兒來的呢(兒88.88)  
從泛指別人變成專指別人裏頭的一個，人或人家就可以等於他。這個轉變好像很特別，可是我們知道他字的專指第三人的用法就是這樣來的②，現在人字無非是又在走那條老路罷了。可是當作他講的人(以及別人)不常見：

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他(紅114.3)  
常見的是人家：

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紅82.4)  
人家賞臉不賞臉在人家(又113.18)  
他也不想，人家原是許過的，他卻是要圖謀人家的(俠35.11)；  
第一人家指柳金輝，第二人家指顏生)  
噯呀，我的太爺，你怎麼惹他呢？人家的照應到了(又37.11)；人家跟他互用)

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兒7.11)  
等人家回來，可叫我怎麼見人家呢？(兒27.16)  
平白的受了人家一副金鑄子(殘5.8)  
道從那裏說起，叫人家道許多錢(殘17.17)  
也不知甚麼時候他看上了人家，屢次託我轉致鄂郎，意思是非嫁人家不行(聊1.7)

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冰心，說230)；人家跟她互用)  
你不要這樣亂說人家，人家是個沒出嫁的姑娘(曹禺，北平1)  
人家不要你了，人家到上海了(曹禺，說366)  
人家站在村口問我們家，好意思不給人家領路；(李健吾，梁11)

人或人家指別人，大率是指你以外的第三者，如上文的例。但也可以拿「你」做主體，指你以外的別人，那麼「我」也在內；有時候，意思就指的是「我」。從前的人字常常這樣用，後來有了人家這個詞兒，也可以這樣用，但是人字還是常見。人字的例：

惟鍾會與人意同(魏志8鍾會)

庚子窩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世說29）

每一見時明月夜，損人情思斷人腸（歐陽炯詞）

若知人為伊瘦損，成病又何妨（古今詞話24）

倒把我一隻腳躡在雪裏，把人的鞋也蹠泥了（金瓶21.231；人跟我互用）

你好人兒！……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又22.28；

第二人字||別人）

眞眞把人氣死（紅24.10；程甲本作「眞眞氣死我」）

你不說你的話嚇人，倒說人性急（又32.2）

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34.2）

我跟你說話，怎麼不理人哪？（聊1.23）

人家的例。

人家蓋一箇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東原錄15）

人家這裏費力，你們緊着混，我就不說了（紅54.21；人家跟我互用）

用）

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旁邊看什麼？（又101.14）

人家這兒疼的都顧不過命兒來呢，你還拿我打哈哈哪（聊11.5；人家跟我互用）

家跟我互用）

我的老太太，您這們疼，人家怎麼睡呀？（又19.3）

用人家代我，動機自然也是爲了避免說「我」；以現代口語而論，人家比我要婉轉些，也俏皮些。

### 三 自家

在許多方言裏，例如吳語區，跟人家對待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家。在形式上，這自然更加整齊，同樣的都用家做語尾。可是這裏有一個問題：自家跟人家並不是同時出現的，自家要早得多。爲什麼？因爲跟早期的自家對立的另有一個詞，那就是他家。在上文第一節所引的例句裏，頭兩句的他家都不等於他而等於別人。原來人已對待雖然起源甚古，可是當中曾經一度爲他自對待所掩蓋。在正統文言裏，他（指人）和自都不作甲級詞用，但在

中古的口語裏卻這樣用起來。他自對待的例子很多，尤其是在佛經以及受佛經影響的作品裏，如：

見他老病死，不知自觀察（佛所行讚，離欲品）

欺他必自危（王梵志170）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造（寒山19）

自買（賣）索錢多，他買（賣）還錢少（教頌30.150）

一直到現在，把「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稱作「他動詞」和「自動詞」也還是用的這個意義，雖然已經在日本人那裏轉了個手。

他家和自家的出現同時，在這個時候他字已經開始由泛指變爲特指，他家也就往往轉爲這個新的意義。再過了些時候，才有人家出來填補它的原缺，跟自家對待。

自家曾經有過三個意義。第一是跟「別人」相對，跟「自己」同義，常常放在你我等字後頭做同位詞。這個意義起源很早，也一直用到現代。例如：

誇道自家能走馬，團中橫過覓人看（王建，宮詞）

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寒山17）

可憐父母自家飢，食饑一孤兒（教錄，周87）

說似一物則不中，爾但自家看（臨濟503a）

爾爲什麼拋家失業？何不迴頭認取自家寶藏？（黃龍634a）

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擊壤集45）

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程語289）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朱語8）

你也自家寧耐，我也自家將息（金谷遺香10）

你要去你自家去，我是不敢去（元13.3白）

迤邐取路到自家門前（恒言14.157）

我自家心裏的事我自家知道（兒21.11）

在現代，雖然很多方言裏還是用自家，北平語已經作自個兒。這大概是因爲家（ka）在這個詞兒裏沒跟着一般的讀音顎化，

所以反而要另外用「個」字來傳寫（比較今日家V今兒個）。

近代語彙既借用古代表「其他」的他來指示第三身，則借用跟他對立的自來指示第一身，也是很近情的。現在人常用自己或本人來代我，也是由於相同的心理。於是自家就了第二個意義，等於我自家。這個意義現代已經不用了。

自家見了，尙自魂迷；他人觀之，定當亂意（敦錄，光94）

莫笑衰容雙鬢改，自家風味依然（樵歌，上12）

雁兒且住，略聽自家說（雅詞102劉燕）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陸語262）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

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舉薦他甚麼得？（朱語42）

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龍川詞4）

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龍洲詞5）

豈是自家無仙骨，尙被紅塵牽絆（玉蟾詩餘23）

又問，「秦中永安樂麼？此人元在自家軍中，然是好人」（甲寅通和162.7）

欲問自家心頭事，願聽我說似：這心頭橫儘（續）個海猴兒（董西廂172）

自家韓信的便是……想自家空學的滿腹兵書戰策（元雜9.1）

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水滸49）

我字可以有泛指的作用，意思是「你或我或任何人」（如莊

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自家也可以有這個意

思。同時，他可以跟「我」相對，也可以跟「你我」相對；跟他

家相對的自家也就可以有「你我」的意義。這兩個意義是十分密

切，不容易分開的，合起來可以算是自家的第三個意義。底下是

較偏於泛指的例：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自家整開

他肚腸白放在裏面（朱語53）

時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

是讀書（又62）

顯然爲「你我」的意義的例：

「實」僞謂其弟備參政曰，「僞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事。其間

惟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丁晉公談錄，

郭98.25）

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

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閑官方（司？），落得甚聲名？（道山清話，

郭82.8）

此是契丹男婦媾，且教與自家勸酒，要見自家兩國歡好（燕雲4.7）

事已如此，自家這裏門口做甚？（節齋5.4）

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揮塵餘話2.21）

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

之爲敵（陸語）

又如今兩人厮吵，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朱語154）

張昭，吳危再言，「……漢皇叔，自家莫管」（三國志平話，中17）

小姐，這裏又無外人，我和你自家開講，怕甚的來？（元4.1.4白）

作「你我」講的自家顯然是複數，因此有明白加上一個們字的：

自家邊都望有前程，背地裏莫教人咒罵（晁元禮詞補遺5）

莫且自家門如今且把這事放着一邊，厮殺則個：待你敗時，多與銀

絹，我敗時，都不要一兩一匹（燕雲14.6）

今自家邊都出岳相公門下（揮塵餘話2.23）

自家邊相近爲一家人（襄陽守城錄）

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熱處，悟得爲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爲人子確

然是止於孝（朱語170）

這樣用的自家跟自家們現代也沒有了——不是沒有，是變成咱跟

咱們了。

四 咱

「咱」字不見於宋以前的字書，但是宋詞之近於語體者裏頭

已經有這個字，這分明是個俗字。從字形上看，「口」旁往往是

俗字的符號，右邊從「自」，跟自字該有關係。從語音方面說，又恰好是自家的切音：ʒ(i) (k) a—tsa. 若是能從用例方面證明咱跟自家完全吻合，則咱為自家轉變而成，當無疑問。上面說過，自家共有三個意義，這三個意義咱字都曾經有過。

宋金詞曲裏常有我咱、你咱等說法，如：

外邊閒事無心觀，直自我咱怕你惡腸肚（晁元禮詞補遺4）

我咱語分，駭有亦隨無（惜香樂府1）

我咱仗後，神歌鬼舞，任爾萬般毀謗（雅詞101）

思量都為我咱呵，肌膚消瘦（董西廂205）

惟有俺咱真分淺，往事成空（惜香樂府36）

自入舍做女婿，覷俺咱似兒戲（劉知遠8）

俺咱情願苦戰沙場（董西廂64）

姓名標在青史，卻干俺咱甚事（癸辛雜志，別下13）

蕊琴是你咱擔，夜間會挑逗奴（董261）

屬薄情，聽道破，你咱實話沒些個（劉知遠16）

您咱兩口兒夫妻似水如魚（又6）

問卿咱為甚不說半句兒知心話？（元21.3.5）

這個咱字若是作咱們講是講不通的。但如假定是我自家、你自家、咱合而成我咱、你咱，同時自家的意義也減殺而近於無義解，只供詞曲中增添音綴之用（末例兼押韻），類似我家、你家的家，那就很可以理解了。更注意的是有我咱（俺咱）跟你咱（您咱），但是沒有他咱或伊咱，豈不是因為在同類的文獻裏他家跟伊家依然通用？

在宋金元的文獻裏咱字有單數（我）跟複數（咱們）兩種用法。自然，我們若是參照您和俺的用例，可以說複數的意義是原始的，單數的意義是擴展的結果。可是事例有點兩樣，咱字的單數意義是跟複數同時出現的，甚至還可以說是略早。若是假設咱是自家的合音，那麼這兩個意義各有所承，就不必分出哪個先哪個後來了。

咱等於我，跟上面第二義的自家相當的例：

你若無意向咱行，為甚夢中頻相見？（樂章集34）

你待更瞞咱，咱也今知曉（竹齋詞8）

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董西廂1）

咱有服制，誰人敢為做媒？（五代史平話，漢2）

夜深也，咱獨坐，誰想道，人憔悴（元5.3.5）

您兒女就是咱兒女，我怎肯兩樣三般觀（又90.0.1；咱我互用）

也是咱運拙時乖（白雪，後4.9）

這別離，一半兒因咱，一半兒你（太平5.49）

你不肯遮蓋咱，咱須當遮蓋你（又9.37）

即使是在咱字盛行的時期，它也沒完全替代了我字；除了五代史平話所用為特殊一種方言，那裏邊咱比我多而外，其餘文獻裏都是我多咱少。用咱字，往往是為了聲律（我上聲，咱平聲），如以上多數例句所見；尤其是用來押韻，如：

御史臺開除我，堯民圖添上咱（太平8.14；我咱互文，咱叶馬，大，滑）

比及見咱，我不瘦殺，多應害殺（元41.2.9；我咱互文，咱叶殺，怕）

又常常跟俺交互着用以求變化，同時兼調協聲調，如：

他於咱意親，俺於他心順（白雪，後2.69）

大排場俺占，喬風月咱兼（太平7.31）

咱字本身原來已有家字在內，但這個合音字一旦固定之後，一般人忘了它的來源，又由我家，你家，他家類推出一個咱家的形式：

咱家乾志誠，不忘（望）他家恁地孤恩短命（董西廂175）

自分咱家無分消任（太平6.42）

被咱家說破他行止（元7.4.4）

咱家私自暗思（又37.1.4）

緊拽住咱家衣袂，則徒（圖）要步步追隨（又58.2.4）

怎便要殺壞咱家？（又80.1.9）

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水36.49）

咱作我講，現在北平話裏不用，方言裏也少見。

咱等於咱們，跟上面第三義的自家相當的例④：

咱是親爹娘生長（劉知遠⑤）

前兩個彼各當年，休，休，定是前緣（董西廂⑥）

咱兩個瓶壁鑿折，恩斷義絕（宣和⑦）

此處不是咱坐處，二公不棄，就敝宅聊飲一盃（三國志平話，上⑧）

指望咱弟兄情如陳雷膠漆（元雜⑨）

咱須是一父母，又不是兩爹娘（元⑩）

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元⑪）

複數意義的咱家比較少，遠不及單數的多：

不來後是咱家乘借采，來後怎當待？（董西廂⑫）

這個咱字現代北平話裏也不用了，跟這個相當的是咱們。據說山西北部跟綏遠境內還有方言用複數的咱。

如上所見，咱們的來源很遠：並不等到有咱字纔加上們字，在自家還沒有合音的時候已經有自家們了。咱們等於上面的複數咱，包括「你」和「我」，構成所謂包括式第一身複數。

問則甚！咱們這裏拜章（宋詞⑬）

咱們祖上亦是宋氏（民？），流落在此（癸辛雜志，續下⑭）

孫堅言咱們是貓狗之徒（三國志平話，上⑮）

我這裏拜辭在階下，知咱每相見在何年？（元⑯）

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元⑰）

咱們賭甚麼。（金⑱）

「咱們」這個字形雖然從南宋一直傳到現在，但在已有借這個合音字之後，「咱們」裏邊的「咱」是否還是早期的單純的咱，頗有問題，說詳們字篇。

①這是「設家」的一部分。另外兩個部分，說名詞語尾和副詞語尾的「家」，因為篇幅關係，沒能在這裏同時刊出。②見作者「說漢語第三身代詞」（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二期）。③比這裏的例子更早的是樓鑰所見的元豐中的自家傳一例，見本刊七十九期「說們」一文（頁一）。④這裏

邊，時期較後的例子難保沒有實際上是讀音的，說見「說們」（本刊七十九期頁五）。

### 例句引書目

（請參看本刊八十期「說們」後頭所附書目，這裏只補列前文未見的幾種。除特別注明的以外，例句末括號裏如只有一個數目，指「頁」；有兩個數目，指「卷·頁」。）

樂府：樂府詩集（卷·總頁）

佛所行讚

神會：神會和尚遺集

臨濟：臨濟禪師語錄；雲門：雲門禪師語錄；黃龍：黃龍禪師語錄

燈錄：景德傳燈錄

遊仙窟

撫言

敦頊：敦煌掇瑣

燕子賦，王梵志詩

維摩變

寒山詩，擊壤集

樂章集，竹齋詩餘，龍洲詞，龍川詞

樵歌

晁元禮詞補遺，古今詞話

東原錄

荊齋自敘

陸語：象山先生全集

襄陽守城錄

癸辛雜志

遼詩紀事

恆言：醒世恆言（卷·總頁）

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

類編精舍校刊大藏經

亞東圖書館排印

大正大藏經第四七册

四部叢刊三編

開明書店排印

四部備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

均敦煌掇瑣本

世界文庫第十一號

均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

國學基本叢書宋六十名家詞

彙村叢書

校輯宋金元人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

十萬卷樓叢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頁）

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

指海

學津討原

商務印書館排印

世界文庫單行本



# 「詩品」探索

傅庚生

## 弁言

「四庫書目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勦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魏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鍾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榮「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效「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者，不出此五例中矣。」紀氏纂校羣書，故各論其大旨；實則所揭五例，鍾嶸「詩品」咸已啓其端緒，不過有重輕詳略之分耳。筆路藍縷，厥功已偉，矧其論列尤精到不可移易乎？

齊、梁之世，文體既靡，而專門著述之業亦汎濫而橫裂。仲偉獨能鑒燭古今，成一家之言，脫非用功勤而識理真，其孰能卓然自樹如此？乃「詩品」既成，後世毀譽參半；見衆口之難調，亦由曲高而和寡也。平心論之，大抵傾賞者望洋若而興歎，詆駁者逞私智以鼓舌；前者多舉其全而述其體要，後者輒取一鱗半爪爲枝葉之論，驟是知之也。章實齋云：「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迷源忘本，轉沾沾於敏帶，論列是非，後世詩話家比比而然；終何損於昔賢珪璋之質，徒自暴其淺陋爾，不潛研深思之過也。

余不敏，肆習鍾氏之書，既愧未能窺其堂奧，亦避不敢踰其樊籬，拳拳服膺方未有已也。董理其所及知者，約爲八論，曰：衡品第，懸準度，察流變，尚情思，兼文質，約篇幅，取象徵，存故實。無甚高論，發明尤難。蓋一欲尋繹記室之初心，求繪於其素，爲尙友之資；再思別擇迎拒，權衡重輕，由分論全，以叩其所詣之淺深與所賦之小大；三諷研其聲辭，揣其情志，察其所勉與所勉，以驗立誠之本；四將述其定勢布局之法，按

圖索驥，以悟述作之方；五擬申其盡淵以明記室所不暇觀者，辨音於絃指之外，以杜輕詆之口；六在疏理指歸，以通今古之郵，涉遐自適，以祛初學之惑。區區之意，舍此靡它。世之博雅君子，能進探古人之純者，自無取容心於此；來學之士，果藉此爲津逮之助，卒會昔賢之用心已，則視茲論如弁髦可耳。

## 一 衡品第

鍾氏之書，定名「詩名」。次漢、魏至齊、梁百餘詩人於三卷，區爲上、中、下三品。且云：「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而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蓋既蓄真知灼見，故敢於自任，而不爲鄉原之論也。又云：「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參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該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遂詩輒取；張隨「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載在文，曾無品第。一心識重輕，遂不足於矚目論詩文而不顯其優劣者。但品第甲乙，實遠反我國歷來衡文之習慣，因此震駭羣目，喧騰衆口。後世於嶸之品第，亦多致疑難，謗議亦相將而至矣。

「南史」一「鍾嶸傳」云：「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謂置約於中品，報宿憾也。紀昀評「文心雕龍」一「聲律」云：「齊、梁文格卑靡，惟此學獨有千古。鍾記室以私憾排之，未爲公論也。」則信之而不疑矣。一「蘭莊詩話」云：「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音矣，而實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謂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謂置潛於中品，難

知言而不賞其高趣也。「漁洋詩話」云：「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踏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楨，豈但斤鵠之與鯢鰲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亂，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護其以廷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矣。」評議尤甚，幾乎動則得咎矣。

「詩品」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幽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遑，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難除淫雜，收其精要，尤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持平之論，何嘗故作貶詞？王夫之云：「休文得年七十三，吟成數萬言，唯『古意』：『明月離外照，寧知心內傷』十字為有生人之氣；其他如敗鼓聲，如落葉色，庸陋酸滯，遂為千古惡詩宗祖。」詎許執甚，將亦謂有千秋之憾歟？「詩叢」云：「休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昇、彥龍，僅乃過之。世以鍾氏私恨，抑置中品，非也。」

「記室品張欣泰、范攄二人詩云：『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品陸厥詩云：「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首之失也。」若此諸人，皆鄙薄俗製，不作於王融、沈約輩壓病之論者。聲應氣求，記室宜援之為同道矣；倘竟因情進退，何必置張、范、韓卿於下品乎？謂沈「工麗亦一時之選」，陸「自製未優」，皆就詩而論詩，無所恩怨於其間也。

至次陶潛於中品，蓋體例適然。記室縱察流變，兼重情思，故不取永嘉以降平典之詩。劉師培云：「江左詩文，獨於玄風，辭謝離采，旨寄玄虛。以平淡之詞，寓精微之理，故孫、許、二王，語咸平典。……晉、宋以降，文體復更；澗明之詩，仍沿晉派。」沿舊軌而不能開新軌，故雖風華清靡，亦未能預於上卷也。許文兩於記室品陶詩下釋云：「案本品所次，歷受人議。實則記室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故應、陶終同卷也。又『文

選』收陶詩獨少，則時議亦有所限云。『太平御覽』刊上品末一人，雖陶潛名，顯係後人添入；果屬原有，何至次靈運下？適形其風尚陶詩，為宋人之見而已。」亦自有見。但源下流上，關涉尚小；倘潛果有居上品之實者，未嘗不可云其源出於國風或古詩以就之也。且後世於陶出於應，方多疑難，執此以為口實，亦不足以服誹議者之心耳。

品曹操與謝詩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數不如丕，亦稱三祖。」司空圖「詩品」云：「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天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龍，濯足扶桑。」（「豪放」）此固詩之一格，而文章剛柔之美，作者有偏擅，賞者亦有偏嗜存焉。漁洋必欲躡操於上品，而抑潘岳於中品，知其升降率由主觀也。許學夷云：「按嶸『詩品』以丕處中品，曹公及數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蓋鍾嶸兼文質，而後人專氣格也。」所論雖未周賅，明嶸之一體矣。

「詩品」云：「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掩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於變裁之際，必依準的，細玩文義，可以明知。各隨嗜欲以論詩，仲偉之所深慨，不意後之人仍由此論而妄議之也。云「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則是雖下品之所收，亦必有甄錄之真價矣；矧既第陶潛、沈約於中品乎？何後世執一偏之見，必據此以為瑕類之在珠玉耶？

「抱朴子」「辭意篇」云：「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矧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言源主觀之批評為難持也。世議懲羹而吹竇，遂往往以品第作者之甲乙為多事，甚或有詆為信口雌黃者；此後世於鍾嶸「詩品」所以輒有不足之論也。雖然，品鑑前人之述造，知其入，論其世，而終之以向友，於深淺遠近高卑廣狹之際，詎能無所容心於其間；矧在仲偉之網羅今古詞文，將欲辨彰清濁乎？要在能懸客觀之準的以權衡論耳。「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凡操千曲

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開喬岳以形埒壤，酌滄波以喻賦滄，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知記室之能密較繡絲，輕采毛髮者，必有所本也。韓愈「答李翊書」云：「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文辭如此，詩尤應爾，所謂識曲聽真，論道當嚴，則鍾記室之品第後先，於分無不宜矣。至於三品升降，鍾氏亦嘗自云：「非定制；而變我彫雕，當已繁費平章。品張華詩云：「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其審而慎也可見一斑。故知凡所論列，心必有存，非出率爾。偶有不當後人意處，多緣時尚不同；且知後人率多愛憎由己，燭照一隅，未若記室之規其全也。

「四庫書目提要」云：「陳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二十又三人，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禛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遺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撮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按「詩品」所列百餘人中，今其詩已佚者無二三家，其存者或亦不過數首。當日全集之優劣，既無從衡定；於記室月旦之辭，自亦未宜輕議之矣。

## 二 懸準度

「詩品」云：「魏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縱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蘭莊詩話」云：「曹子建詩，質樸渾厚，春容雋永，風調非後人易到。陳子昂、李太白慕以為宗，信乎晉以下鮮其儔也。予每讀其詩，灑然有千古之想。」司空圖「詩品」云：「大用外跡，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雄渾」）蓋表聖論詩之極致也，故此則冠二十四品。「雄」謂其景象也，非道其風格也；題旨當以「渾」為主。記室品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猶「返虛入渾」之境也；

「繁溢今古，卓爾不羣」，亦「積健為雄」之意矣。

品王粲詩云：「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品陸機詩云：「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嘔吐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陳祚明云：「士衡詩東身率古，亦步亦趨。在法必安，選言亦雅；思無餘味，語無宏幅。」司空圖「詩品」云：「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愈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澹春於綠，明月雪時。」（「樸密」）由此殆可以領悟士衡詩之風格矣。

品謝靈運詩云：「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文心雕龍」一明詩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儂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王士禛云：「「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草木鳥獸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精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其影響之鉅可知，所以為「元嘉之雄」也。

「文史通議」一原學云：「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敵，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為新氣之迎；敵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為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明人文之流變者，鮮不注目於斯；此記室先謝後陶之所由也。故云：「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及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增節於此亦不免夫！

又，曠重創造之旨，復可於其反摹擬見之：「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繼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取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沈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其品江淹詩云：「文通詩體總難，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亦猶實齋之笑「橫通」之士爾。

品劉楨詩云：「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皎然「詩式」云：「劉楨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司空圖「詩品」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勁健」）

品張協詩云：「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旨。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兩采葱蘢，音韻鏗鏘，使人味之，憂憂不倦。」「茗溪漁隱叢話」引「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古人形似之詩，如鏡取形，燈取影也。」王夫之云：「詩中透脫語，自景陽開先。前無倚，後無待，不責思致，不入刻畫，居然為天地間說出；而景中賓主，意中觸合，無不盡者。」司空圖「詩品」云：「取語甚直，寄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實境」）

品潘岳詩云：「其源出於仲宣。……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陳祚明云：「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筆，淋漓傾注，宛轉側折，旁寫曲訴，刺刺不能自休。夫詩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所嫌筆端繁冗，不能裁節，有遜樂府古詩含蘊不盡之妙耳。安仁過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準古法。夫詩以道情，天真既優，而以古法繩之，曰未盡善可也；蓋古人能用法者，中亦以天真為本也。情則不及，而曰吾能用古法，無實而襲其形，何益乎？故安仁有詩，而士衡無詩。鍾嶸惟以聲格論詩，曾未窺見詩旨；其所云陸深而蕪，潘淺而淨，互易評之，恰合不膠

矣。不知所見何以顛倒至此？」按曠品陸詩云：「咀嚙英華，厭飲膏澤，文章之淵泉；是以以海喻其才也。謂深而蕪，豈記室之初意哉？云潘才如江者，亦狀其紆迴奔注之氣象耳，非若「世說」引孫綽所云淺而淨也。仲偉論詩，首主情性；倘不及此，何必謂安仁於上品耶？云江云海，氣象自殊；而專擅之才，固兩不容沒矣。」

劉楨氣勝，潘岳情深，張協華淨調達；之三子者，各有所擅，咸臻其極，第之上品，愈曰宜哉！

「詩品」云：「漢都尉李陵，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慷慨，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類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與記室品陵詩同意，推挹之深，亦惋惜之深也。司空圖「詩品」云：「大風捲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魂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悲慨」）詩必窮而後工，悲慨固詩才之淵藪也。

品班婕妤詩云：「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詩源辨體」云：「班婕妤樂府五言「怨歌行」，託物寄興，而文采自彰。馮元成謂怨而不怒，風人之遺；王元美謂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是也。成帝品錄詞人，不應遂及後宮；不必致疑。」司空圖「詩品」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沈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含蓄」）託物寄興，則其言淡而婉。記室第李陵、班婕妤詩於上品者，明詩之主情性也。

「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濕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香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入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司空圖「詩品」云：「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在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湫，鸞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委曲」）古詩非一人一時之作，既不為名尸，任其自然，天

機隨觸，輒必曲盡其妙；而情切俗淳，言多不違於詩教，致足多也。

品阮籍詩云：「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至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滯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司空圖「詩品」云：「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典雅」）又云：「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煙蘿；花覆茅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曠達」）典雅與曠達，籍詩可以兼而有之。讀步兵詩，如共叔度相游處矣。

品左思詩云：「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司空圖「詩品」云：「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落月明；如有佳話，大河前橫。」（「沈著」）「詩藝」云：「太沖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至矣。而『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韻故足賞也。」陳祚明云：「太沖一代偉人，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而無其志，語必虛憤；有其志而無其才，言難頓挫。鍾嶸以為野於陸機，悲哉！彼安知太沖之陶乎漢、魏，化乎矩度哉？」記室之云「野」，實稍勝其文耳，非貶之深也；「文典以怨，得諷諭之致」，方以敦厚稱之，實揆固其宜矣。故其品應璩詩云：「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刺激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麗可諷味焉。」亦以深篤稱之；偶涉華靡，亦可諷味。獨不足與太沖抗衡，遂次之中品。司空圖「詩品」云：「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文宗。」（「高古」）璩詩今多不可復見，揆之記室評語，知除「百一詩」之質切與「雜詩」之美瞻外，必有高古之風，遂能下開陶令也。

品嵇康詩云：「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雅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鑿裁，亦未失高流矣。」顏延之「五君詠」之一云：「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倫；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司空圖「詩品」云：「惟性所宅，真取

不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且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疎野」）此固詩之一格，然記室嫌其峻切，傷雅雅之致也。

品鮑照詩云：「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峻說，舍茂先之靡規；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齊書」「文學傳論」云：「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醜，傾炫心魂；斯鮑照之遺烈也。」品惠休詩云：「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以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劉師培云：「側體之詞，起源自昔。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靡哀音，被於江左；迄於蕭齊，流風益盛。其以此體施於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前有惠休。」此固亦詩之一格，然記室嫌其危仄淫靡，傷清雅之調也。

詩以情性才思為本，以溫柔敦厚為歸；才之雄者，自可以牢籠百代，蹊徑獨開。仲偉懸此準度以論詩，宜可以無大過矣。品曹植詩云：「骨氣奇高」，云情才深俊也；「詞采華茂」，云形式優美也；「情兼雅怨」，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溫潤含蓄，情思交鍊也；是以云「體被文質」，亦其所以能「聲溢今古，卓犖不羣」矣。是記室之所以目陳思如北辰，而視餘子如衆星之拱也。品王粲云：「文秀而質贏」，則置之上品疑弱矣；所以仍得與曹、劉鼎峙於魏者，詎不以其能「別構一體」耶？品陸機云：「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獨以「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為「文章之淵泉」，遂亦膺上品之選。謝靈運巧似逸蕩，得一節之精強，與多才高，比代慕效，用以殿上卷耳。以上四人，皆以創體開來，見重於記室；品詩準度之一也。至於劉楨「跨俗」，潘岳「如江」，張協「華淨調達」，咸以才思之勝人與風格之獨卓取；品詩準度之二也。李陵、班姬，以文怨而情深取；品詩準度之三也。古詩之溫麗悲遠，阮籍之陶性發幽，與夫左思之典怨精切，則取其溫柔敦厚，有風人之致焉；品詩準度之四也。嵇康照古今，辨彰清濁。默懸準的，乃能進退應節；力祛偏私，始告實實相符。然後博觀約取，持以一貫，其昭昭赫赫，出於冥冥惛惛也，蓋著之有素矣。思以蚍蜉撼樹者，自揆才力，能勝昔人否？

### 三 察流變

「詩品」云：「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負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語曰：『名子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妙選，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華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兩後陵邊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陸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儷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麗難隆，固已含跨劉、郭，陵轍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溯五言以明其源流，析三派而列其主輔，此記室衡詩之戶鑰也。』王世貞云：『吾觀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原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蓋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三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嗣宗、靈運、越石、明遠、玄暉、文通之語，贊許既實，措撰尤工。』賞其文采而遺其理實，買櫝還珠，不足以知記室之真蘊也。查學誠云：『『詩品』之於論詩，『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勸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原注：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為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原注：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求

之高遠而失之咫尺，左詩右史，亦未必當於記室之初心也。記室沈潛書史，涵泳歌詩，必縱察流變，橫辨正奇，然後能入知言之選耳。其品詩之精神脈絡，皆發軔於斯，故序論所及，皆記室金針度人之語也。

「四庫書目提要」云：「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按「詩品」首品古詩云：「其體源出於『國風』」，以下雖略去「體」字，意仍在論各家詩體格調源流之大較也。中卷以下，間用「頗似」、「祖襲」、「憲章」等詞，其意亦與「源出」近似，皆揣其鑿辭而批判之結論，期能條舉而目張也；何嘗有一一考訂其師承之意乎？「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襲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何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者，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初論以擬詩等緣之源出某人之例，已覺不倫；蓋嶸論詩，體兼文質，不偏驚於形式也。至陶潛之源出應璩，後人『不知何據』一則可；遽斷為仲偉無所據而云然，或謂其所據不足以為知言，甚或謂求陶詩之流別則用心已陋，皆不必可也。少蘊謂嶸之期靖節也淺，適不自知其所以期記室者先已淺矣。」

「詩品」云：「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明文學進步之迹，不膠柱而鼓瑟也。如「本事詩」載李白所謂「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則崇古虞今，非通才之論矣。

品謝惠連詩云：「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聘。『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詠，風人第一。』品鮑行卿詩云：「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論詩而兼及風謠，無自以褒衣大袂相整束而實坐酸腐之氣象；於歌詩出入風謠之旨，殆

亦善於推源抱委而始得之。

品任昉詩云：「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逾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所謂蓋棺論定，終不為俗議所困也。仲偉論詩既具史習，故於彥昇云爾。又嘗云：「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亦此意耳。

記室持歷史的觀點以論詩，故首明其流變。其論五言之濫觴，李陵著五言之目，與夫西漢賦家之吟詠靡聞等等，雖輒有失考疎漏之處；第以言品評，明古今之貫則已，不必執此以苛求之也。既能溯流別，故知文學演進之迹，以五言為居文詞之要；又不忘厥本，故仍留意於風騁之美；彰往察來，用能出允中之論也。至其論某人源出某家，後世多視之過泥。或稱之為有本之學，謂由此可進窺天地之純；或嗤之為附會之談，謂因此而少損連城之價；前者不虞之譽，而後者求全之毀也。蓋標所謂某源出於某者，謂風格之類似耳。故所繫或近祖於聯翩，或遠就於渺古，知其非迹彼之師承也；嘗著不足於摹擬之論，而以創新能自樹立為奇，知其不勉人以祖襲也。析其流別，以進窺古人之大體，而示來學者以鑽研之門徑耳。後世詩話家之於詩也，率摘片辭單義以含咀之，而不知其全，正坐不識脈絡之弊；尙反釋以稽古之人歟！標明詩之原委，必舉其華華大者以正其別派，都不逾四十人，未嘗極人強以為援繫也；然得此已見其源流秩然矣。標既品詩為三等，輒又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輕次。」具徵其固未嘗斤斤於陟黜也；第細繹其品評之語，已足以悟詩之正歸矣。則標之所著，厥功既偉。學者因一隅之舉而反其餘三，勝似執偏蔽之見以恣意臧否也。

### 四 尙情思

「詩品」開卷即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論詩主情，明始之論也；尊詩之大，重文之旨也；尙詩之用，先儒之澤也。白居易「與元九書」云：「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上自聖賢，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

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學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持鍾論之精餘而有其一體也。「詩品」又云：「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嫠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時地物色身世之感，人情之所由動而文情之所由發，數語盡之。

記室於詩主情，又以思為輔，乃能論無偏蔽，而賞接高趣。品張華詩云：「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一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云者，非第謂其擅陰柔之美而不能為陽剛也；主旨仍在惜其「興託不奇」，蓋情詩非不可為，要以有寄託為美；茂先則務為妍冶，直賦華豔，乏比興之致耳。

是以論比興云：「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為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顯。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雖主酌用三義，實側重於比興；緣比興之義長而賦之界隘也。「藝概」云：「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義，鍾標「詩品」所由竟以「寓言為物」為賦也。賦兼比興，則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案此既不明詩體與用之不同源，又誤解記室「寓言」一詞之含義也。鍾氏所謂寓言者，非若莊周之寓言，後世之寓意也；據意以寄之文辭而已。「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可證。記室方標賦之直敘，獨推「文已盡而意有餘」，「使味之者無極」為「詩之至」，重含蓄，崇情思之旨，居然已明。

情深而思卓，後世爭尚陶詩；但齊、梁之際，潛詩未甚顯也。獨記室傾服之忱，溢在言外。品其詩云：「其源出於應璩，又感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與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難其實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一辭婉一謂何？其為人也無爭心，其為文也遠能瀟灑而含蓄；「興愜」謂何？其在人者幾乎從心不踰矩，其在天者幾乎雲淡風輕。天人參矣，歡觀止矣。「董璩詩話」云：「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當時陶令胸次；豈來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言外似亦頗有非而幾不能知陶令如此之意；然而記室已先之矣。」

司空圖「詩品」云：「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碧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沖淡」）又云：「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幽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輝。謂之思之，其聲愈希。」（「超詣」）由此殆可以粗識陶詩之輪廓。「既有形似，握手已違」，未臻於情知許合之境者，不可以強學也；「謂之思之，其聲愈希」，豈惟為之難，知之已不易矣。

「禮記」「表記」云：「情欲信，辭欲巧」，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皆探本之論，仲偉亦準此以衡詩。品李陵云：「文多悽愴」，品班姬云：「怨深文綺」，王粲「詞發愴愴」，阮籍「頗多感慨」，秦嘉「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劉琨「良才又罹厄運，詞多感恨」，班固「詠史有感歎之詞」，曹操「古直有悲涼之句」，凡所品評，輒以清怨為歸。至品毛伯成云：「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尤足見悽之意趣。於古詩一品，綴其末云：「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知悽固亦善感之人，故能情接往古也。又悽品詩雖重情怨，終以怨而不怒，樂而不淫為至。故於茂先妍冶，露不足之意。品嵇康云：「託喻清遠，良有鑒裁，未失高流」，乃以許直峻切，傷於淵雅，第之中品；隨論茂先，又有「中品疑詞」之感。知其意必在於剛克柔克，以思濟情，得中行而與之也。論詩之三義，列與於首，次以比而殿以賦，似亦具深意。尚就體製而論之，與其詩之中行歟？品古詩云：「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品阮籍詩云：「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

風雅」；其尚情思，重比興之意旨昭然已明。蓋必情思交鍊，美善相樂，然後為宇宙間之至文。卓識之士，未有不奉此為槩以繩論羣言，銜衡衆彥者也。品陶潛云：「篤意真古，辭與婉愜」，方以溫柔敦厚，道於中行之極則將而歸之，緬懷光舞，欽遲未已，重云「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尚友之情，詎同泛泛？以格於體制，遂次之中品，然固未嘗以此而示貶意，故亦不以少屈為嫌。後人斤斤於此，何不知古人之深耶！

### 五 兼文質

「詩品」品郭璞詩云：「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觀。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永嘉平淡」，實勝文也。景純「用備上之才，變創其體」，既「文體相輝」，「故稱中興第一」；祇以「未能動俗」，故次之中品耳。品曹丕詩云：「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餘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權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鄙質如偶語」，不足以言詩，病其偏鶩於質也；益之以「美贍」，則文質兼備，彪炳可觀矣。品顏延之詩云：「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陷於困頓矣。」「體裁綺密」，其文茂也，「情喻淵深」，其質闕也，既有足觀采矣；乃又駢枝之以「喜用古事」，情徇其辭，幾乎尾大不掉。是偏鶩於文之失也；賴有經綸文雅才彌縫於其間耳。雅才減於顏延，則質將為文所沒，亦不足以言詩矣。仲偉論詩，表裏文質，於此三品，參稽可知。

品齊高帝詩云：「詞藻意深，無所云少。」質文兼宜，庸必誇多而務博乎？品鮑令暉詩云：「令暉歌詩，往往辭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辭絕清巧」，亦文質克孚，清澹而不蕪漫之意也。獨惜「百願」之淫，豈以其舍簡峭而逐冗累，傷繁華之損枝歟？許文雨「詩品釋」云：「聞黃季剛先生有云：「鮑之百願，係一詩題，其詩大意近淫，故云淫矣。」謹案「百願」如係詩題，則承上句言之，定是擬古之作，亦猶宋顏峻「淫思古意」之比耳。「第一細釋「詩品」之文法，「淫」當對上文之「辭絕清巧」言之，必謂詩之文采，而意不在於情思之雅鄭也。沈約一品，以「淫雜」與「精要」相比次，可援彼以證此矣。即品惠休之云「淫



「亦猶「齊書」之謂「雕藻淫豔」耳；何必便謂詩旨乎？」

品沈約詩云：「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縹緲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推工麗之選，正惜其文勝質也，淫雜必其尤靡者。文之繁密久矣，是記室之所以重自然英旨，而苦詩體之淫靡也。

又云：「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盡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阿既失高，則宜加補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非所敢知已！堆砌事典以為詩，文勝其質，正當時之所尚，藝蟲本不知辛，士子競慕之不暇；獨記室能力批其窳鄙，真豪傑之士哉！品任昉詩云：「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品王融詩云：「元長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譽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自此以漸，皆所云「困頓」之流亞矣。

又云：「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靈感觸發，自有名篇，其質虎豹，其文炳蔚，自然成章，詎勞染翰？記室此論，非蔑絕文采也，美直尋之英旨，以鍼砭時弊耳。」

至於聲病之論，尤時弊之甚者，去質益遠，斷文愈細，故記室力闢之云：「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官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官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言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頌讚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變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

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善乎鍾記室之言曰：『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斯可謂曉音節之理，藥聲律之拘。」其所以能出泥淖而不染者，率文質彬彬為論詩之圭臬，遂不為左右袒也。

鍾嶸品詩，於時首重建安，於人獨推曹植。論前者曰：「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譽後者曰：「一體被文質，繁溢今古」，已可窺及其旨歸矣。用是於文質有偏鶩者，恆著貶詞。慨東漢之頹風，則曰：「班固『詠史』，質本無文」；指劉楨之瑕類，則曰：「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論晉永嘉之篇什，則曰：「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品宋孝武之歌詩，則曰：「雕文織綵，過為精密」，皆其例也。於詩既崇彬彬之盛，故雖生於文風卑靡之世，而能不共俗浮沈。以獮祭為傲，曰：「拘攣補納，盡文已甚」；以聲律為苛，曰：「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其人其論，咸可欽仰已。品張協詩云：「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蘢，音韻鏗鏘，使人味之，應聲不倦。」詞采也，音韻也，記室何嘗深屏之耶？意在必其中也有風流調達之情思意蘊以主之，庶文質相須而兩成，然後其文乃感乎！知其於別裁之際，率必有所據守。

## 六 約篇句

「詩品」云：「陳思贈弟，仲宜『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鳥，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褰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蔚林。」擬各家之英華，以一隅詔來學，庶能不迷其途也。所舉各代表作，除已佚之詩外，至今多仍膾炙人口。知真珠美玉，人有同賞，而記室披沙簡金，亦足多也。

品何晏、孫楚、王瓚、張翰、潘尼五子詩云：「平叔鴻鵠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繁之章，雖不具美，而文采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品詩輒亦舉一篇以概之，蓋既博觀約取，而準的

有依，所甄采者，亦可謂為「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矣。

品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等五人詩云：「泰機泰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賤，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食日宜哉！」或摘篇章，或明格調。惜其才未盡也，以是越居中品，所謂論人當恕也。

品郭璞詩云：「游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戰翼棲椽榭」，乃是坎壤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既許璞詩以「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矣，隨論此詩，謂難游仙其名，而詠懷其實，皆遠於玄宗也。言外似仍惜其高懷懷於游仙，已變其體，何必不並革其貌乎？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所謂論道當嚴也。陳祚明云：「其純本以仙姿游於方內，其超越恒情，乃在造語奇傑，非關命意。「游仙」之作，明屬寄託之詞；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沈德潛云：「郭璞「游仙詩」，本有託而言，坎壤詠懷，其本旨也。鍾嶸貶其少列仙之趣，謬矣。」咸可謂扣柴荆燭之見，不究記室品詩之真蘊者也。

「文心雕龍」明詩云：「江左篇製，瀟乎玄風，嘖笑徇物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又一「才略」云：「景純黜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移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所論與記室不謀而悉合。司空圖「詩品」云：「落落欲往，矯矯不羣；嶽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令色綉緇；御風蓬萊，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益分。」（「圖選」）不啻景純之詩評矣。

論詩以示來學，宜挾其精微，約其篇句，於別擇之際，必審慎以將事，圓融以命辭；鍾嶸於此，可無憾矣。古詩篇多，區以「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一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如此而淄澠若鶴龜矣。品班婕妤詩云：「團扇短章，辭旨清捷」，品徐淑詩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優於其倫，而殿最分矣。品謝惠連詩云：「秋實」、「擣衣」之作，雖復靈韻銳思，亦何以加焉？」則雲龍風虎，風格之類似明矣。品曹丕詩「率皆鄙質如偶語」，獨揭出「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贖可駭，始見其工矣」，嚴繩文質，又不忍沒昔人之才思也。

品鮑令暉詩「往往辭絕清巧，擬古尤勝」，適云「唯「百願」淫矣」，力關繁蕪，終不甘為時尚之典臺也。評陶潛所及，率直指篇句，以明臧否；所見者真，實信之篤，用不為模稜依違之論耳。品應璩詩云：「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品陶潛詩云：「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近人許文雨云：「案「華靡」即陶潛品中所謂「風華清靡」，特用字有衍省耳。仲偉以酒詩原出於曠，故評語亦同。」比輯良是，微嫌未盡耳。云「風華清靡」者，風清而華靡也；文質相生，情辭並舉，視曠詩有青藍冰水之判矣。「歡言酌春酒」，人生和諧之相也；「日暮天無雲」，太清寧靜之趣也。拈出此二句為例，則增節之人天同德見，而仲偉賞文情趣之高於焉亦明。仲偉之品詩也，約篇摘句，必親斑豹，著論措辭，輒探驪珠；蓋參尋久矣，非汗漫為也。

### 七 取象徵

「詩品」品謝靈運詩云：「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與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陸機「文賦」云：「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齊夫所偉。」記室於此，既所見略同，因品謝詩，伸榕落屢，亦出象徵之辭以明之，殆不期然而然者也。「詩式」云：「康樂為文，直於性情，尚於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慶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秋色慶雲」，以象其詩；緣詩格高奇，窮其形狀，則詞字有不勝也。陳祚明云：「謝康樂詩如湛湛江流，源出萬山之中，穿巖激石，瀑挂湍迴，千轉百折，飲為洪瀉。及其灑灑澄湖，樹影山光，雲容花色，涵徹洞深，蓋緣派遠流長。時或瀟瀟為小澗，亦復搖曳澄深，波蕩不定。」則為論愈密，徵於象者亦愈遠；尾閭之泄，由「詩品」之濫觴也。司空圖「詩品」云：「若納水韞，如轉丸珠。夫皆可道，假體如鼎。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

千載，是之謂乎？」（「流動」）謝詩風格之逸蕩，可述此以尋之。又云：「如鑲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滋潤。空潭海春，古鏡照神；體素備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洗煉」）倘此之為是也，則繁蕪不免為累矣。

品類延之詩，曹引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類如錯彩鑲金。」司空圖「詩品」云：「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自然」）此芙蓉出水之神態也，謝詩之「池塘生春草」差足當之，但不能「俯拾即是」也。又云：「絕竹靈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形容」）此錯采鑲金之極致也，顏詩之「山明望松雪」庶乎近之，惜未能「離形得似」耳。

「石林詩話」云：「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轉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象微之語，可以達恆言所不能言，而會於精微；然亦因此不能如顯言之明切，而疑於撲朔。雖然，情才之高下各如其分，以遇其精靈；終必底於拈花微笑之境耳。」

品潘岳詩云：「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款其一」題顯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綉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賦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條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司空圖」詩品「云：『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醞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環美鑿。』」（「綺麗」）潘詩之藻績處似此，故充有「羽毛綉縠」之喻也。又云：「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精神」）潘詩緣情之作偶能造此，故記室謂「潘才如江」，紆迴奔注，能以情使氣也。

品范雲丘遲詩云：「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此記室品詩，神來之句也！司空圖「詩品」云：「娟娟翠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清奇」）「流風迴雪」，觀此其明矣。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縝麗」）「落花依草」，非斯之謂歟？

鍾嶸品詩，間取象微之辭，良以清麗微吟之要眇，輒有不可直陳而達者也。且詩之風格異同，往往不可以一端盡；聲辭美惡，不可以一語賅。遂思藉形似之辭，以示其輪廓，俾人能各因其所造而得其髣髴焉；亦詩詩之有滋味者也。品范雲詩「如流風迴雪」，丘遲詩「似落花依草」，寥寥數字，傳出二子詩之勝境，匪非此道中之射雕手？且此評語之句，亦自成境界，令人於含咀之餘，亦覺有香生頰輔之趣，所謂創造的批評是也。第仲偉論詩，以爲勝語皆由直尋，故其評論亦不願多因補假，卷中比喻隱渺之句遂不多觀。然既導夫先路，其殘膏賸馥，沾句後世者多矣。司空圖以韻語論詩，藻思綺合，清麗芊眠，此其所防乎？因取表聖二十四品，各就其質性與記室品詩之旨相參新者，班分鱗次，綴之紙尾，俾爲領略諸家風調之助。亦以見通才著論，術雖不一，而閉門造車，出必合天下之轍；蓋事一者理齊，覘全者法密，不相謀約而自相通也。

### 八 存故實

「詩品」引「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遇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津南詩話」）云：「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事，故非常情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蘊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

云：「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為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可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為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為「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感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以至是也。「幾於一筆抹煞，未為公論也。此靈感觸發而成之句，張、田二人之論似之。試展讀謝詩，「衾枕昧節候」，久病也；「寒開暫窺臨」，疾初癒也；「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嶺嶽」，水流山兀，不變之景也；「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變之漸者也；至「池塘生春草」，則節候之自冬徂春，轉然在目矣。此清新之意境，假白描之筆而載之詩句，亦皎然而豁人眼目，致足喜也。如接句之「園柳變鳴禽」，其寫物候之變亦猶是也，其境界則稍隔矣。此類勝語，記室所謂「直尋」者也，殆併喜其說，遂引以存之。

品江淹詩，附記云：「初淹龍宜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囊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文通以摹擬擅長，其詩與自儉。怯生於心，遂有歸筆之夢；與太白豪逸夢筆生花者異矣。昔人於靈感與滅之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每疑於鬼神、形諸夢寐也。

品賞綴詩云：「綴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歷代詩話考索云：「此語甚甚。披傳云：『作詩火急迫亡遺』，似從此脫化。」作詩自有此感，則是矣；「須人捉著」，無乃夸乎？故記室謂謙之。亦喜其詞意之穎脫也，故記其語。

品區惠恭詩云：「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輒偷筆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歎賞，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惠連有意更張，賞拔他子於風塵中，雖近謾戲，行有足取也。品釋實月詩附記云：「『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實月嘗勸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實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徇俗好名，長蘆可笑。韓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然則文筆相蹈襲，世之實月亦衆矣。記室力揮摹擬之非，其亦將藉此公案發人

之深省歟？

品吳邁遠詩云：「吳善於風人答贈。湯休謂邁云：『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南史「檀超傳」云：「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運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傲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許文雨云：「湯休以吳好自誇，故深折之，亦如檀超之聞而笑之耳。謝莊之言，殆未知湯意矣。」邁遠固不應爾，湯休亦健而慮矣。

品鮑令暉、韓蘭英詩云：「令暉歌詩往往辭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韻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執素之辭，未詎多也！』」詩品「百二十餘人中，列婦人四：班婕妤、徐淑、鮑令暉、韓蘭英也。品班姬詩云：『團扇短章，怨深文綺』，謂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此又載齊武帝云云，輝映後先，匯而美之也。其序論云：「從李都尉遊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明婦學之難，而詩壇角立，惜漢代詩人之衰替，而美班姬之卓出也。品徐淑詩云：「(漢世)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亦美之之辭。所品第者詩也，奚間於士女？後世甄選詩詞，以女子殿後者，陋矣。

「詩品」所傳詩人之故實，若謝客池塘，江郎彩筆，其論爽人口也久矣。二事可供感開塞之證；昔人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記室備及其傳聞之事而已。哀綴之舊語，非若今時之謂靈感歟？獨惜彼未必能自乘感興以成章，而實人以憑感興以賞其詠製，故其論意頗有足多者，而所為詩終不免平平耳。惠連辭錦，以舉惠恭，事自可嘉，亦以見俗好之無準，人以文傳之匪易也。隨記實月掠美，厚賂止訟之事，視惠連之行，有恍然蘇合之判矣。邁遠狂傲，湯休面折，「詩父」之喻，亦口過矣。隨記明遠答孝武搗練之詞，不啻冰凍玉溫之別。記室比次後先，其意或有在乎？第吾人覽誦至此，有素愈潔而緇愈黑之感則已，視為古人之偶然，不必深文羅織，以廣駢枝之論也。

餘論

右所爲八論，始稱「詩品」之作意得之。能明察流變，遂不爲時議所奪，而求詩於情思之本，取文質之相宜；能默歷準度，遂不蹈主觀批評之弊，因以備菁英，第甲乙，咸當其才，各如其分；此配宜立言之積餘也。至於假象徵之妙用以闡幽微，存故實之傳聞而寓褒貶，則是實有華葉，其餘事耳。

曹自云：「網羅今古，詞文殆集」，分析歸納，以爲權衡之資也；「輕欲辨彰清濁，持披病利」，兩品評之志，將示來學以詩之軌軌也；云「方申變裁」，由博返約，以明其統系也；「詩之爲技，較而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自得資深，左右逢源，黑白既分，詞無假借也；泊云「曠之今錄，虛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語自謙異，殆亦寒刀磨然，躊躇而滿志矣。

杜工部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詩品」之必傳，肥室固已自知之矣。蓋自炎漢以來，遠於蕭梁，時人之用心，其所以爲言之故，仲偉輒必有會於中。準此而爲言，則其言必有物，而言之又必有中；有則，後世欲明古人之詩者，必由是而之焉。是其論詩之旨必與古人之詩而俱傳也必矣。仲偉之所以能居文壇之世而無所瞻顧於其間者，其自知者審也。史載嶠嘗求譽於休文云云，由此而益不足信；仲偉豈因人熱者哉？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文章主於情思；果情深而思卓，則爲之易，知之亦不難矣。仲偉論詩之成就，實奠基於此，其功力又足以副之，文垂不朽，豈偶然哉？章實齋云：「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賢聖之相知，必因思以即其妙，因情以中其竅；情思之可貴類如此。仲偉品詩，筆如申韓；獨詠古詩而與「清音獨遠」之悲，品陶詩而有觀文慕德之志，亦猶諸史遷之於屈賦矣。

昔人往矣，卷帙徒存，惟有求之於言文聲響間，因迹明心而已。剖而析之，則經緯脈絡，迎拒主從之旨見；貫而持之，則情思才學，好惡淫燥之心通。夫然後似可以無憾矣；又卒不知其果當昔人之志否也？竭智畢慮，冀有萬一之遇耳。昔人往矣，其傳於今者，或其精魄歟？編懷前哲，不察掩卷而慨然。

(完)

(上接第三十面)

既明諸因，可求各果。後期作家之作品，較之初期，文繁意澀，此無他，其人既非上選，其遇更多迫遑，較之初期，文士初進此新題，又復胸中充滿時代感，故無一篇不澀刺，無一語不生新。何況中國文學，向來創始者多佳，踵武者減色乎？

以題材論，前後亦有不同。前期多取市井猥瑣，後期反多取自史書，甚至多涉書生生活。此其原因，亦由在社會革故鼎新之際，倫理觀念一變，昔之視市井爲俗事，不足入詩文者，此乃以新鮮未經人道而取之。及社會又成復古，文士視野不出經史，自然不再以俗事爲題。加以不第之人多鬱牢騷，如「范張難黍」、「七里灘」、「王粲登樓」等劇本，皆不出發洩懷才不遇之感，時代氛圍之困人，誠無可如何也。

由上論詩，後期劇作家蓋真正之編劇「才人」，猶今日職業編劇者；至前期作家，則泰半名士詩文餘事，不得遽以才人稱之。唯其如是，故後期劇人之生涯，多受公卿——尤其北方巨宦——寵愛，甚至受其庇護，直如弄臣狎客。試觀徵符散曲集中，陪酒待宴之題頗多。(如「賈侯席上贈李楚儀」，「紹興子侯索賦」，「茗溪七夕飲會贈崔秀卿李維管樂賦」，「手帕呈賈伯堅」，「安溪牛江亭陪雅齋元帥飲」，「陪雅齋萬戶遊仙都洞天」諸曲。)其中可考者，如賈伯堅即賈固，山東沂州人，曾任揚州路總管，後拜中書左參政事；(見「錄鬼簿續篇」)紹興于侯即于九思，泰定三年爲紹興路總管；(見黃潛「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憲愷使于公行狀」)皆一時顯者。此中消息，可得而窺；其他似此之例，不勝詳舉。是故以生活及人格論，後期作者之清客幫閒狀態，亦遠不如前期之獨往獨來也。

以上論後期作家竟。

附記一：本文係取日人吉川信次郎「元雜劇之作者」一書而編，原文甚支冗，載京都「東方學報」第十二、十三冊。

附記二：關於白仁甫之生父，尙有問題。按王博文孫大雅天德集序並謂父寓齊公，「金史」謂白華字文學，故或推定寓齊即白華字。然考「金史」及「元詩選」等書，寓齊實爲白華兄白鳳別號。實字君舉，登泰和三年第，累遷福府，兼官隱居教授卒，名與元遺山、趙開明相類，見元末詩人王逢稱「讀白寓齊詩序」。若如所云，仁甫爲寓齊子，白華當是其叔，「錄鬼簿」之說有誤。

(完)

# 「世說新語」劉注義例考

趙岡

## 「世說新語」叢考之一

宋臨川王劉義慶之「世說新語」，其辭固已簡約玄澹、清麗有韻矣；而梁劉孝標爲之作注，上搜舊聞，旁據遺史，語其精覈，亦能麗美。前賢方諸發世期之注「國志」，鄒道元之解「水經」，非過譽也。

高似孫「緯略」曰：「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據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止如晉氏一代史及晉諸公列傳諸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爲注書之法。」袁慶「世說新語序」曰：「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防訓之實，見於高似孫「緯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百肆拾曰：「孝標所注，皆爲典實。……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爲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注「三國志」、鄒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爲考證家所引據焉。」

詳「世說」之爲，成于晉代，而所本多流俗短書，其事難免僻晦，但辭亦復不鈔。至于雜沓疑誤，有待覆案。苟不討源數典，爲之疏通證明，固未易於卒讀也。孝標以卓犖史才，乃攷攷於此者，自有其深意存焉。「四庫提要」所云，殆未可盡；劉子支詆其不能探賸班、馬、彪、曠，徒留情於委巷小說者，是又囿於私好，與其所持史法以繩臨川，皆儼非其倫矣。

「史通」「補注篇」曰：「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已察及泉魚、辨窮河系。雖平，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賸彪、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餒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蓋臨川之集此編，尚在拓揚風雅。孝標撰注，亦欲揭其注史之見，觀其注例之嚴果有秩，頗類裴世期之注「國志」，非第事鈔錄，漫無體例者。夷考六朝學人著書，多采「合本子注」之法；如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蕭大圓「淮海亂離志」、王劭「齊志」等，莫不如是，而臨川之書抑其流亞。

「史通」「補注篇」曰：「亦有頗爲巨匠，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

詞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憾，舉載則曾有所妨。遂乃定彼標標，列爲子注。若蕭大圓「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文史通義」「史注篇」曰：「至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結史支流，猶有子注。」

抑隋、唐以降，學人之于「世說」，時有校語，今俱瀕入孝標注中。（余別有專文論其事）若稿爲東擇，其非孝標之注，則固顯然可別。而孝標此注，初未嘗明立凡例。使就「史通」、「緯略」、「四庫提要」諸書之語觀之，則孝標注之所重，不過補證訂譌二事而已。然斯二者，乃注家之通軌，非孝標注之所獨擅。「史通」諸書所言，殊近龜略。以管窺所及，大抵此注凡例約可別爲六端：一曰補證，二曰訂譌，三曰釋訓，四曰評歸，五曰存異，六曰辨疑，庶足以概其全。茲條舉其證，學者可觀覽焉。

一曰補證 「世說」爲體，原與史傳異趣。史傳所以綜錄一人行事首尾，而「世說」乃以事類爲主，凡當其於門類者書之，餘並芟略。故於人物之佚闕、里望、家世動業、生卒諸事，多未載記。而孝標「一」爲之補明，不厭求詳。其有文獻不足徵者，遂從不知蓋闕之論，如注云「未詳其始末」。

「德行篇」，荀巨伯遠看友人疾條。注曰：「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

或曰：「未詳某某」、「未詳某某氏族所出」。

「品藻篇」，宋繡曾爲王大將軍妾條。注曰：「未詳宋繡。」「言語篇」，庾法鳴造庾太尉條。注曰：「法鳴氏族所出未詳。」「文學篇」，康僧淵初過江條。注曰：「僧淵氏族所出未詳。」「文學篇」，僧惠在瓦官寺中條。注曰：「未詳僧惠氏族所出。」「文學篇」，提婆初至條。注曰：「法闍未詳氏族。」「雅量篇」，褚公於章安公條。注曰：「沈充未詳。」又或但注「未詳」，不施別語。明示其非故爲缺略也。

「德行篇」，吳郡陳道家至孝條。注曰：「未詳。」

蓋晉、宋百餘年間，朝市屢革。內廷注記實錄，殆已蕩然泯絕。臨川局於閱見，誠難免於疏漏；孝標躬處亂離之際，亦自有考證無由者。其迭發「未詳」之例，職以是故。然孝標為注，頗能抉擇居要，繁殺有度，初非徒驚駭博，以自媒術。故於篇帙浩瀚，而無甚關涉史實者，則但節錄其文，不為盡載。是又與「未詳」、「未詳某某」之例殊異。如阮氏與許允書，則云文多不錄。

「賢媛篇」，許允為晉景王所誅條。注曰：「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編惠所起，辭甚酸澁，文多不錄。」

桓玄誅王孝伯文，則僅錄其敘。

「文學篇」，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條。注曰：「文多不盡載。」

「德行篇」，吳郡陳道家至孝條。袁府君下注曰：「山松別見。」

「言語篇」，會稽貢生體識清遠條。注曰：「實稱別見。」

「言語篇」，會稽貢生體識清遠條。注曰：「實稱別見。」

若其人行事已詳於前者，則於後見處，注以「已見」、「已別見」。

「政事篇」，陳仲弓為太丘長時條。注曰：「陳寔已別見。」

「政事篇」，陳元方年十一時條。注曰：「陳紀已見。」

或云「已見上」，皆其類也。

「賞善篇」，裴令公目夏侯太初條。注曰：「玄會蝦蟇並已見上。」

「任誕篇」，鴻臚卿孔羣好飲酒條。注曰：「羣已見上。」

即有事似怪誕不經，而須引證以徵其確可信驗者，若屬常見之書，亦往往但注「見某某書」，而不舉其辭。

「任誕篇」，劉伶病酒渴甚條。注曰：「見竹林七賢論。」

至若文有泐滅，事義殘缺，孝標則必苦心冥索，力為補出。雖非實觀，要

不失臨川之原意矣。

「文學篇」，殷謝諸人共集條。曰：「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孝標注曰：「成實論曰：『眼眼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二曰訂謬。孝標注最為後學推許者，補證而外，則為訂正臨川謬誤。考

「世說」成書會卒，頗病紛錯，或一事而兩傳，或刺繆而不近理，孝標靡不廣徵以糾其失。如許詢迎姊賦詩，詢集、「續晉陽秋」皆同然一辭，至為可信。獨「世說」謂為送母，因證其謬。

「賞善篇」，許玄度送母始出條。注曰：「案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魏武之有「治世能臣，亂世英雄」之評，本出許子將，而「世說」誤為喬玄。

「識鑒篇」，曹公少時見喬玄條。注曰：「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太祖大笑。』世說所曾繆矣。」

謝安石稱先輩未嘗感否竹林七賢，劉公幹得罪於黃初之時，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皆臨川失考處。孝標亦雜引諸書，以匡其失。

「品藻篇」，謝過諸人共道竹林優劣條。孝標注曰：「『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期選有傑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感貶，此言繆也。」

「言語篇」，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條。孝標注曰：「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言語篇」，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條。孝標注曰：「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滑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滑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然亦有不據書傳，逕摘其誤者。如袁奉高之為汝南令，

「言語篇」，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條。孝標注曰：「按袁閔卒於太尉

棟，未嘗為汝南；斯說詞矣。」

明帝問周勃事，

「品藻篇」，明帝問周勃事。孝標注曰：「按周勃死兩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殷浩嘗為庾亮長史，

「文學篇」，殷中軍為庾亮長史條。注曰：「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同馬，非為長史也。」

褚衷由章安令遷庾亮記室參軍，

「雅量篇」，褚公於章安令條。注曰：「按庾亮僚屬佐佐名，衷時直為參軍，不掌記室也。」

皆據情實，未能徵引典籍。蓋其事本已彰顯，無待繁舉以為證明耳。

三日釋劄 臨川記事，輒喜從實錄，不為點實文飾。以故方言，殊語，

與句，玄理，下至猥瑣，纖末之事，無不盡有。欲求真知灼解，誠不易易。孝標撰錄此書，于補證訂譌以外，亦能留意講疏，故訓詁必循其本，

文指輒闕其要，至有以片言擷其妙諦者，尤非淺淺俗儒之但列陳說可比。如以藏舟、飛鳥喻至不至、去不去之理。

「文學篇」，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條。孝標注曰：「夫藏舟潛往，交臂恆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隨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假。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觀日窺月以解治學之道，

「文學篇」，褚季野語孫安國條。孝標注曰：「支（道林）所言但警探精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難闡，故如顯處觀月。學寡則易蔽，易蔽則知明，故如隱中窺日也。」

謝尚貴殷浩之勝致而揮汗，

「文學篇」，謝鎮西少時條。孝標注曰：「按殷浩大謝會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劉侯辭小人餽貽，乃從仲尼之教，

「方正篇」，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條。孝標注曰：「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皆能既索其文，自為申解，辭不煩費，而義已光顯者矣。孝標為注本不重

字解音讀，其有須為箋釋者，則必先取「說文」，

「德行篇」，陳仲舉言為士則條。商容下注曰：「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 「任誕篇」，晉康與呂安善條。故作鳳字凡鳥也句。注曰：「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或徵「爾雅」，

「言語篇」，會稽賀生體識清遠條。注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瓜葛則從蔡邕，

「排調篇」，王長康幼便和令丞相相愛條。注曰：「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詩訓獨取毛、鄭，

「批瀆篇」，殷仲堪父病虛持條。遺遺雜各句下，注曰：「『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輕詆篇」，褚太傅南下條。邦國珍拜句下，注曰：「『大雅』詩，毛公注曰：珍，盡。瘁，病也。」 「任誕篇」，劉伶病酒渴甚條。注曰：「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文學篇」，鄭玄欲注

「春秋傳」條。注曰：「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 「文學篇」，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條。注曰：「『大雅』詩也。毛甚注曰：許，大也。讓，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難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 「賢媛篇」，蘇嘉賓喪婦條。注曰：「『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殯中墟也。」

「老」、「莊」則從王郭之注，

「言語篇」，晉武帝始登辟條。注曰：「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敵此清寧貞。』」 「文學篇」，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條。注曰：「『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明切語則多存古讀。

「輕詆篇」，高柔在東條。在角解中句，注曰：「解，叔角反。」 「爾雅索

「廣韻」卷五曰：「解，屋角，一曰解弓也，女角切。」 「說文」曰：「解，

調弓也。」段玉裁曰：「『世說新語』曰：『輕在角解中為人作議論。』角解，

明切語則多存古讀。

「輕詆篇」，高柔在東條。在角解中句，注曰：「解，叔角反。」 「爾雅索

「廣韻」卷五曰：「解，屋角，一曰解弓也，女角切。」 「說文」曰：「解，

調弓也。」段玉裁曰：「『世說新語』曰：『輕在角解中為人作議論。』角解，



方俗語也，於角切，古音在二部。按「廣韻」，女角切。「今案女字為舌上音，叔字為舌頭音，古音舌上多讀為舌頭，故叔角切猶是古讀。」

然亦有辭意僻澀，真由積考者，則為存疑，不強作解人，以見審慎之肅，如謝傳呼王詢為阿瓜，即其一例。

「賞書篇」，王謝雖不通條。注曰：「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僅小名有兩耳。」

至若事理有不甚昭著，而又無待引書箋注者，則隨文疏解，不錄成說，此例最夥，略舉數則以見大凡。

「言語篇」，庚釋恭為荊州條。注曰：「鍾，鍾期也。妻，舞樂正。」

「文學篇」，殷中軍讀小品條。注曰：「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

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

「文學篇」，孫興公條。注曰：「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雅量篇」，王夷甫條。注曰：「王夷甫道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較。」

「雅量篇」，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條。注曰：「謝玄會為徐州，故云使君。」又注曰：「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表云然。」

或雖屬舊典，仍逕為案說，不據項籍者。如釋隋珠，但稱「舊說」。

「言語篇」，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條。夜光之珠句，注曰：「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卿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

或舉舊名而不備錄其辭。

「言語篇」，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條。注曰：「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汝修篇」，王司州嘗乘書往王鳩條。注曰：「按「王氏譜」，胡之是情從祖兄。」

又或自述聞見，了無書證者，如羅鬼不病巨人之說，原出里巷俗傳。

「言語篇」，中朝有小兒父病條。注曰：「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

右軍之先食牛心，為民俗所尚。

「汝修篇」，王右軍少時條。注曰：「俗以牛心為貴，故蔡之先食之。」

王導呼冷為淘，本是吳語。

「排調篇」，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條。何乃清句，注曰：「吳人以冷為淘。」

洛生詠之似老婢聲，緣於洛音重濁。

「輕詆篇」，人間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條。注曰：「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凡此皆據聞見，不必翹舉舊證，則孝標固能因事設宜，不必拘牽一例。如遇語意僻澀，難知所指，亦不強作解人。如簡文謂許玄度之詰難，其語誠不可解。是則孝標之慎重將事，又從可知矣。

「輕詆篇」，簡文與許玄度共語條。注曰：「按「孫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軍實共論曰，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許意。」

四曰評騭 自魏、晉選釁，世變益急。雖人物興盛，若風野而覆蒸。然高貞、亮節之士，苛碎、峭忿、懷整、挾毒之徒，則紛紛雜出，涇渭莫辨。

於時清議品藻，幾至墮頽無餘。臨川之輯此編，雖在挖揚風雅，然觀其所立德行、方正、雅量、賢媛、任誕、假譎、儉吝、險險，諸名目，有善有惡，有毀有譽，諒亦不無弘贊名教，化民成俗之意。孝標為注，似已洞察及此，故訂補之餘，間亦加置評騭。如王處明之沉王舍父子於常流，其毒有逾禽獸。

「識鑿篇」，王大將軍既亡條。注曰：「舍之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鄧寄實友見識，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羊祜才高德盛，時竟假於殷浩，殊為不倫。

「品藻篇」，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條。注曰：「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燻之燻，豈喻日月之明也。」

何晏、嵇康之不免，正坐以巧僂而傷道違宗。

「品藻篇」，簡文云何平叔巧果於理條。注曰：「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偽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孔融二子坐父愆而見寬法，全無遮容。實緣其聰明特達，憂樂之情有逾成年。而孫盛反謂為美譚，無乃賊夫人子，有傷情理。

「言語篇」，孔融被收條。注曰：「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勸諄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恭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棄覆而邪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餘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惡之。太祖收實法焉。二子聞融見收，願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嘗。八歲小兒能懸了禱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道，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

無變容，突暴不起，若在喉際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願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凡此臧否，胥並允愜，孝標素養亦於是乎可見。夫讀書者本不必橫生意見，妄勝議論，而注疏家尤為不宜。今孝標注中之評語翹指可數，意者其遊此法或歟？抑別有其意歟？

五曰存異。前人之讀「世說」，尚重博覽，徒見孝標旁稽繁引，多存佚籍，以為孝標注之功乃在於此。殊不知孝標之致力「世說」，實為考辨故事以昭史法。夫強樹史法，擅以褒貶筆伐之權自命者，皆通人之所不忍為。誠以史義繫於憲章典制，典制不明，而欲昌言史義，非愚即誣。故自來史家乘修撰，必先考辨名物，廣徵異說，而參通之。孝標注此，亦嘗網羅遺籍，比勘異同。凡二說互違，弗能斷制者，輒並載二說。如未央殿下鐘鳴，有謂事在孝武皇帝，有謂順帝之時，孝標則謂「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文學篇」，殷荆州會同道公條。注曰：「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陶範忿袁宏作「東征賦」不讀乃父勳業，以白刃相遇，孫盛謂乃桓溫，並非胡奴，孝標亦謂「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文學篇」，袁宏始作「東征賦」條。曰：「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孝標注曰：「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素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怒甚，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顧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塵數期，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威之節，信為允也。溫滋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石崇饌集，客有飲酒不盡者，輒斬行酒美人。而王丞相德音記則稱王君夫以吹笛人有小忘，遂使黃門打殺之，無關石崇。因著「兩說不同故詳錄」之語。

「汰修篇」，石崇每宴客燕集條。曰：「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子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孝標注曰：「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桓溫乘雪出獵，而衣單薄，見問於許渾，「語林」謂乃宜武與劉恢事，亦著「說小異，故詳載之」之說。

「排調篇」，桓大司馬乘雲欲獵條。曰：「桓大司馬乘雲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癩輩亦那得坐談。」孝標注曰：「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語林」謂安仁至羨獲果，而「世說」以為遭婦人之連手共餐。孟陽坐醜，頰為小兒投石，而「世說」以為太沖絕醜，見睡於羣姬。二說不同，亦並存錄。

「容止篇」，潘岳於有姿容條。曰：「潘岳於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繫之。左太沖絕醜，亦復被岳遊邀，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孝標注曰：「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晉紀」亦有微異，故詳載之。

「言語篇」，桓玄既篡位條。曰：「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棄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孝標注曰：「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擬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奉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曰：余棄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懼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

詳載之。

時薛譽王文度獨步揚州，鄒嘉賓後來出人。「讀晉陽秋」亦記之。則謂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賞譽篇」，謬曰條。曰：「謬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都嘉賓。」  
「學標注曰：」「讀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超世質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鑿鑿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鄒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或語有異同，則載其異辭。而同者但書「云云」，不錄其文。

「任誕篇」，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條。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學標注曰：「讀晉陽秋」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養鶴，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乃至姓氏有異。

「容止篇」，庾長仁與諸弟入奧條。注曰：「長仁……一說是庾亮。」  
字句不同，亦不為之檢出，以俟考訂。此例為數仍多，茲亦略舉其數則焉。

「德行篇」，陳元方于長文有英才條。元方難為兄，學方難為弟句，注曰：「一作元方難為弟，學方難為兄。」  
「雅量篇」，裴遐在周禮所條。直是聞常故耳句，注曰：「一作聞常耳，一作真是聞將故耳。」  
「賞譽篇」，庾太尉目度中郎條。注曰：「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論，許一作辭。」

「賞譽篇」，簡文云條。注曰：「柯一作打，又作作，又作作。」

六曰辨疑 孝標于天監中，嘗為安成王秀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其書綜括百家，籠絡萬品。綴述之妙，足與揚、班頡頏。今書雖軼散，第就劉之選與孝標書「義以類聚，事以羣分」二語而觀，則其書之體製皆極悉同「世說」，信可徵知。然孝標既撰「類苑」，而又別注此編，其意之欲辨章史注之法者，亦因可得而論次。而裴世期之注「國志」，義例密栗，為世所重。顧取與劉注相較，實嫌疏略。即如事有疑似，辭涉乖雜，裴注輒胥為錄存，不加辨析；縱施考語，亦未能悉愜。孝標之作，凡遇疑難，必為辨證。或本之實傳，或專據情實。務求事理通洽而後乃已。如庾翼本名翼，謂其嘗自擬於漢高、魏武，必屬附會者。

「規箴篇」，小庾在荊州條。注曰：「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翼，豈應狂猶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澶羅樊朱雀橋以阻王叔軍，其事雖傳說紛紜，要之「世說」所稱明帝令婦斷大柁未果而怒，則屬屬謬。

「捷悟篇」，王敦引衣至大柁條。注曰：「按「晉陽秋」鄭紀皆云：敦將至，婦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柁，致帝怒，大為譌釋。一本云：帝自動喘入，一本作嗽飲，帝怒。此則近也。」

王陵之子公淵，「魏氏春秋」、「魏志」皆言其風量有才學，而臨川乃謂嘗以妻父為戲，此言必非。

「賢媛篇」，王公淵妻諸葛羈女條。注曰：「「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縡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實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彥偉之受戮，實為忠諫而讎音。「晉諸公贊」、「漢晉春秋」、「晉紀」等，與「世說」略同。獨「世語」始謂其正直，繼又云「因沈業申意」，出爾反爾，抵牾甚已。

「賢媛篇」，王穆少貧苦條。注曰：「「世語」云云，「晉諸公贊」云云，「漢晉春秋」云云，「晉紀」云云，案傳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凡此數則，皆雜采羣籍，申辨疑似。其出辭之允當，析理之精覈，謂有南、董之才，詎寧虛譽。若夫但據情實，不引書傳。燕從從善，有足多者。如王國寶本因王緒獲進，情好益篤，終生未嘗攜貳。「世說」則謂國寶以殷仲堪微聞，疑緒於己有隱，遂成離隙。無論於情於實，均難通解。

「護險篇」，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條。注曰：「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買，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閉而成離隙。」

馬融海內碩儒，被服仁義，天下之士歸之若流。而臨川失察，遽信委巷謠言，亦謂融嘗猜忌鄭玄，思欲鳩毒，何其惑也。

「文學篇」，鄭玄在馬融門下條。注曰：「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待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王渾懷娶琅邪顏氏女，成禮時，渾以身為州將，新婦不過民女，乃未嘗拜。而武子以為非夫婦之禮，遂謂為顏妾。案婚姻之禮，人道所尚，妻妾名分，寧關一拜；臨川此語，殆未深思。

「尤悔篇」，王澤後妻項邪顏氏女條。注曰：「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齊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紀釋。」

諸葛恢之清英有節，江影之茂識守禮，寧能背先王正典而效蠻貊橫行。「世說」乃謂既醜其新寡之女獨居，而使影設詭計以亂之，何言之輕率若此。

「世說」，諸葛令女庚氏婦條。注曰：「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重人之正典，習蠻夷之橫行，康王之首，所輕多矣。」

至若簡文之不識田稻。

「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條。注曰：「文公種桑，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尤，此言必虛。」

韓壽之通于賈充之女。

「世說」，韓壽美姿容條。注曰：「壽美姿容，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家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阮思曠之因子歿而結恨釋氏。

「尤悔篇」，阮思曠奉大法條。注曰：「以阮公智識，必無此舉，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謂壽而望其靈，匪聽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言神明之智者哉？」

王導之讓平子為羌人。

「尤悔篇」，王平子始下條。注曰：「案王導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新言也。」

並非不近情理。晉有待于為之疏通證明，以發其疑。孝標所論，可謂深得理要。又有事屬僻晦，疑而莫能決者，亦不強致辨議，如王允之事是也。

「假論篇」，王右軍年減十歲時條。注曰：「案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幾之，疑謬。」

又如陶侃以增餵餉母，疑為後人因孟宗事所附會。

「賢媛篇」，陶公少時作魚梁吏條。注曰：「案吳司徒孟宗為魯池監，以餵餉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蔡洪嘗與朝舊姓之辭，頗有後人所附益者。

「賞譽篇」，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條。注曰：「案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華令思歸對王武子事，與蔡洪臨洛人之言無異，疑亦為臨川穿鑿之語。

「晉語篇」，諸葛觀在吳條。注曰：「案華令思歸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

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謬也。」

或直言「未聞」「不聞」。

「晉語篇」，五中耶甚愛張天錫條。注曰：「荀勗荀勗修定法制，機則未聞。」

或云「待驗而明」。

「容止篇」，何平叔美姿儀條。注曰：「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躬弗不去手，行步顧影。案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甚至諺稱「以待通識」、「以俟通博」。

「政事篇」，陳仲元方年十一時條。注曰：「檢案漢書，袁氏諸公未知難為鄭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

「任誕篇」，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條。注曰：「案「莊子」云云，「春秋左氏傳」云云，杜預云云，「史記」「絳侯世家」云云，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闕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餘如謂謝公稱美王孝伯之不近情實，若非太傅虛譽則為「世說」謬設，即在疑似之間，是知孝標辦事慎重，固當動輒而歸咎於臨川也。

「賞譽篇」，謝公語王孝伯條。注曰：「案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煙，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釋設斯語也。」

綜上所引，或為補證，或屬訂謬，或評論以見是非，或釋訓以詳委曲，或臚列歧異以待考證，或據書傳情實以辨疑似。要皆精覈居要，確切不移。立意有類於裴世期之注「國志」，而發凡起例之機密嚴潔，實又過之而無不及。固已獨樹新幟，別成一家之言矣。雖劉子玄論其「勞而無功」，然猶以修晉書遺孝標之正說為可歎，則孝標注例之有待闡發，夫豈徒然。

「史通」「雜說篇」曰：「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親統，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纂晉史，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愛其厚顏。」

至於藻績昭爛，亦學文者所不能廢，此則又其餘事。以無關義例，故不暇及之也。(完)

# 元曲作家之升沈(續)

紀庸

## 下 論後期作家

後期作家多係南人。「錄鬼簿」下卷分之爲四組：曰「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唯天一閣本不分類，又人數較少；(曹本五十五人，范本五十一人。)且其中有曹本列於已死、而范本次第則相當於尚存，如喬吉甫是。足見范本早於曹本。按吉甫卒於至正五年，則范本當是是年以前之稿，其間已幾經修改，則莫之知矣。

曹本五十五人中，除「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一項中高可通、董君瑞、李邦傑、高安道四人爲北人外，其餘皆在江南。鍾嗣成家在杭州，所與交接知聞皆在南方，此固然矣；北方文風衰落，作者凋零，要亦不可掩之事實，蓋此時雜劇中心有由大都南遷杭州之勢。元初席金儒教餘勢，北方文學蔚然，匪唯曲文，詩詞亦有不少作家。如世祖時之樂城李治、永平王磐、陳州徐世隆、懷州許衡、柳城姚樞、澤州郝經、渾源雷膺、武安胡祇通、汲郡王惲、柳城姚燧、容城劉因，皆享盛名，士林推重。開金世宗以來所培養之人才，此時始結實用世，亦無不可。則雜劇之盛，容與文風有關歟？反觀南風，斯時不競。方回、周密、白珽之流，號曰遺民，文風卑靡，振衰起廢，無以當之。稍後，臨川吳澄、吳興趙孟頫北遊，始稍露頭角。然至元貞、大德間，風氣漸轉，袁桷崛起於先，楊仲弘、虞集、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及黃潛、馬祖常、歐陽玄、柳貫諸人繼起于後，南方文學，稱盛一時。反觀冀北，則僅汶上曹元用、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稱三俊，(「元史」「曹元用傳」)最後則有湯陰許有壬、真定蘇天爵，其氣勢實遠遜。大抵南北詩文之盛衰，以仁宗時科舉之復興爲轉移。自南方文學衰盛，雜劇之作亦漸多，且編著者皆爲南人，自不怪「錄鬼簿」下卷所舉多南士也。

顧此輩南方作者，實多爲北人移住者。例如宮天挺條：「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台書院山長。」鄭光祖條：「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曾瑞條：「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趙良弼條：「字君卿，東平人，總角時與余同里閭。」(鍾氏雖舊籍汴梁，但生長杭州。)陳無妄條：「字彥實，東平人，與余及君卿同舍。」喬吉甫條：「字夢符，太原人，居杭州太乙宮前。」李顯卿條：「東平人，以父爲浙省掾，因居杭焉。」就此觀之，北人南移，頗成時代風氣。考厥原因，約有下云數端：一，征南軍之幕僚多慕江南風物，因留而不返。如「元史」「張弘略傳」：「有錢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陶弘略略。」考弘略即張弘範兄，順天萬戶張柔子，所謂貴臣之子，必有所指，非全出諸虛構者。二，南宋平定後，所委派地方官，多係北人，此輩往往定居江南，不作歸計。元人文集碑誌傳狀中，此類資料不勝枚舉。蘇天爵「故承務郎杞縣尹閻侯墓碑」(「滋溪文集」卷十八)更作包括之論云：「比見中州士夫宦遊於南方者，往往樂其風土之美，而無丘嫂霜露之思，」蓋可概矣。三，基於軍事之必要，派往江南者，柳貫「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柳待制文集」卷十)「初，世祖皇帝統壹疆宇，勅嘗護駕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令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爲署。」此制度是否亦行於江南他處，雖不敢懸斷，然其足以促進北人之南移，則不容諱言。江浙風物，遠邁北方；杭州景色，尤甲天下，南宋百餘年之經營，已使之成爲遊賞繁華中心，縱會經兵燹，亦已逐漸恢復。「馬哥字遊記」譽爲江南第一享樂都市，非夸妄也。考元初名士已多有南移傾向，如許于伯幾、李仲芳、高彥敬、梁貫父、郭天錫輩，皆會遊宦江南，最愛錢塘風物；(見柳貫「致許于伯機與仇彥中小帖」)而平宋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貫酸齋，且即定居杭州矣。此種風氣，及至元統一後，更爲顯著。故「錄鬼簿」上卷作者

之北人，實已多有南遊而流連忘返者。白仁甫久居建康，前已論之；餘如大都王仲文會住金華，（見賈仲明挽詞）馬致遠會為江浙省務提舉，李文蔚會為江州瑞昌縣尹，張壽卿會為浙江省務，李真甫會為合灤縣尹，趙天錫會為鎮江府判，尚仲賢會為浙江省務提舉，戴善夫會為浙江省務官，顧仲情會為清泉場司令，皆久遊南方者。關漢卿曾有「杭州景」、「南昌一枝花」，（「太平樂府」卷八）或亦會涉足江南。前代流風，後代加厲，元代末期，江南多北方流寓，由來遠矣。

北人南徙，則雜劇一藝亦挾與俱南，南人傳而習之，風乃驟盛。元末姚壽桐「樂郊私語」云：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聲皆出於潑川楊氏。當康惠公梓存時，節俠風流著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開闢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馳逐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激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豫光鬼諱」、「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長。以故楊氏家僅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於浙右云。

鮮于去矜即鮮于樞之子，見「書史會要」。即此可見南人學習雜劇，多得北人之傳。——楊梓，據王靜安先生考證，即元時代爪哇功臣，海鹽人，官至杭州路總管。

茲再一探下卷作者之時代。依王靜安先生說，下卷作者時代，當分兩組：其一，「方今已死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為一組，其年代約在世祖統一至元至順帝後至元間。「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為一組，為至正時代，與作者同時。前一組無問題，唯後一組是否作者及見至正時代諸作家，不無可疑。考「錄鬼簿」自序署至順元年，下距至正凡十一年，此或最初寫定之年，其後又屢經修改，未可據以斷定。唯曹本記喬夢符之死，事在至正五年二月，自此以後，有無補訂，尙未可知。又考本書記其交遊最早者為大德七年，雖景臣條：「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由大德七年至正五年，凡四十二年，姑假定鍾氏與雅景臣相交之歲年二十，則鍾氏當生於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以前。朱凱「錄鬼簿序」，嗣成為鄧善之祭酒、曹克明尚書弟子。同書趙良弼略傳：「總角時與予同里閭，同發蒙，同師鄧善之、

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鄧善之即鄧文原，「元史」本傳，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至大三年，授浙江儒學提舉。鍾氏既發蒙於鄧，年齡約有十歲以前，與前考生於至元二十五年以前，尙可符合。由此下推至正五年喬夢符死時，嗣成至少六十以上矣。望六之年，恐無多餘暇詳紀當時劇人，「錄鬼簿」雖有至正二十年庚子朱經題詞，難保不出於鍾氏逝世以後。故吾人認為至正一代三十年間之劇人，鍾氏絕無由全親也。

復次，考朱凱至順元年所作序，會舉鍾氏作品，范本計有一馮諷焚券、「偽遊雲夢」、「斬陳餘」、「蟠桃會」等，范本更多出一饒神論、「章台柳」、「鄭莊公」，據云：「皆在他處案行。」作者作品既均在至順元年以前，（曹本略有增加，至少亦證明其大部作品流行於至順以前。）則其交遊之人，恐亦應與是時相先後。又周德清「中原音韻」作於泰定元年，中附「小令定格」，其「賜玉郎感皇恩採茶歌」，據鍾鈞先生疏證，當即鍾作，又見「太平樂府」。當泰定元年以前，作者之小令已有充「定格」之資格，則所謂方今才人，與鍾相識之同輩，其年代應亦不能相距太遠。故依此推論，其段落當在泰定（一三二四）至順（一三三〇）之間。抑由作家年代之可考者觀之，大率皆為至正以前成名之人，間有一二年輩稍晚，然終不足以代表多數。例如：（加\*者為散曲家，並舉以便通觀。）

- 1 黃公望\* 即黃大癡，至元五年生，至正十四年年八十六歲卒，見「癡年錄」，為編者之大前輩。
- 2 吳仁卿 即上卷跋尾所稱之克齋先生吳公，由稱謂可斷定為編者之前輩。
- 3 張可久\* 散曲大家張小山，「中原音韻」小令定格舉其「紅綉鞋」、「滿庭芳」、「醉太平」、「山坡羊」等作品，大約亦泰定時成名者。「陽春白雪」年代更早於「中原音韻」，其中已收張作矣。
- 4 錢霖\* 「錄鬼簿」注：「字子雲，松江人。棄俗為黃冠，更名抱素，號素庵。」此人年代略遲，據邵復齋「曠術詩選」「挽錢素庵鍾師」（卷六）一詩所排之年代比觀，其卒年應在正十至一年至二十一年間。

5 鍾再風\* 數曲大家徐甜齋。「中原音韻」定格中教其「水仙子」，應是泰定間人物。

6 屈子敬 鍾云：「與余同窗」，其年輩應與鍾氏同。「元詩選」笑集已之上：「高克禮，字敬臣，河間人，藤官至慶元理官，……工古今樂府，有名於時云。」喬夢符小令有「秋日與高敬臣、胡善甫登飲湖樓即事」及「高敬臣病」一折桂令，當是喬之同輩。

8 陸登善 即上卷跋中所云陸仲良，應為編者之同輩。

9 朱凱 作「錄東傳序」，稱編者為「大梁鍾君」，按口氣當為鍾之先輩。

10 朱 摩 著有「優戲錄」。楊維禎「東維子文集」載有此書序文，所附日期為至正六年，則此人或年輩稍晚。

11 王仲元 鍾氏稱：「與余交有年矣」，當是同輩。

12 張鳴善 元末王逢「梧溪集」「儉德堂寄懷凡二十二韻」一題中有此人，稱「張鳴善名擇，湖南人，以晦迹擢江浙提學，今謝病隱吳江。」其詩見「皇元風雅」及「元詩選」笑集，丁。王靜安先生以為鍾書稱張「揚州人，宜慰司令史」，恐與「梧溪集」所舉為二人。此雖不可揣斷，但可能湖南係淮南之誤。按「梧溪集」寄懷之作，在至正十一年以後，故范本「錄鬼簿」無此人，唯曹本有之。又天一閣藏無名氏「錄鬼簿續篇」亦有張鳴善，云：「北方人，號頑老子，有「英華集」行于世，蘇昌齡、楊廉夫服其才」，此恐另一人矣。

上舉皆「方今才人相知者」，除鍾再風外，餘悉年代不詳。又如「方今才人聞名不相知者」中之高可通、潘瑞、李邦傑、高安道等四人，並、高二人，活動之年代較早，散曲本「陽春白雪」一選中古今姓氏一會舉二人之名，「白雪」年代早於「中原音韻」，前已言之，故二人之年代當不能太遲。通觀方今才人，無一與不知，其活躍於至正以後者，十無一二，則「錄鬼簿」下卷作家之年代約略可知矣。

況至正十年以後，元室已趨崩潰，江南到處叛離，烽火頻驚，藝事既已陷於停頓，至少作為雜劇中心之杭州已呈糜爛狀態。考至正十二年，徐壽輝陷杭州，「舉火焚城，殘蕩殆盡。」（見「優戲錄」，「西湖遊覽志餘」）十六年七月，張士誠攻杭州，江浙行省建識帖木爾以苗軍楊完者之援，擊退之，而苗軍暴亂，人民飽受其殃。邵復儒「丁酉早春試錄東錢南金云：」（「蟻術詩選」卷一）「亂後無詩作好春，春光却又惱詩人，溪頭舉目暗傷神。楊柳官橋人跡絕，杏花歌館燒痕新，相期何處避兵塵！」（「浣溪沙」）丁酉為至正十七年，正刻後一年，杭州景象如此，猶能歌舞昇平乎？十八年八月間，士誠與建識和，授士誠太尉，用其兵殺楊完者。士誠兵入杭垣，（「優戲錄」）士誠稱吳王，以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駐杭州。（「元史」）十九年十二月，朱元璋既下金陵，移兵攻杭，困城三月，民苦飢餓。（「西湖遊覽志餘」）陳基「夷白齋稿」一「精忠廟碑」：「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建識帖木爾公與太尉吳陵張公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張公鎮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冢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即記此時事也。在此種情形之下，吾人大致可以斷言絕不容產生若干劇作家，故王氏之說恐有未安。

再論後期作者之交遊身分。

後期雜劇作者，按曹本為二十三人，范本十七人，論其教養如：

宮天挺 見其吟咏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章歌曲，特餘事耳。

范 康 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

沈 和 能詞翰，善談諧，天性風流，兼明音律。

陳以仁 能博古，善謳歌。

趙良弼 公經史問難，詩文酬唱，及樂章小曲，隱語傳奇，無不究竟。

周文質 體貌清癯，學問該博，資性工巧，文筆新奇，家世儒業，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諧音律。

由此知諸作者皆才能風流之士，教養甚高，唯其社會地位，求如白仁甫、侯正卿、史九散仙者，實寥寥若晨星。以語官階，除宮天挺「歷學官，除釣台書院山長」，屈子敬「以學官除路教」外，殆皆胥吏之流，無一命之寄。較之前期，或為萬戶，或為千戶，乃至縣尹、知州、儒學提舉等類亦不乏，相去遠矣。況即以學官論，在元末猶非清高，吾衍「聞居錄」

曰：「大德間，州學皆設經師，爲之者多非其人，利祿而已。一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語之曰：戴聖！遽然曰，戴勝降于桑。其謬如此。」學官至是，尙能爲士林所尊乎？朝廷不以學官爲重，濫委不學之人，即此可知。是故宮、屈二人即謂沈滯末僚亦無不可。故鍾氏自序云：「余因暇日，緬懷古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藝，俱有可錄，歲月彌久，溷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弔以樂章。」蓋鍾氏亦深以此諸才人之遭逢不遇爲嘆也。

尤可注意者，後期曲家與正統文人幾無關涉。是時詩文巨子如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柳貫、黃潛、戴傳良、張養浩、許謙、馬祖常、歐陽玄、許有壬……諸大家文集中，全無曲家名字。即較小作家之文集，亦少與此輩貯應之作。周密、仇遠、張雨、吾丘衍、倪瓚、邵復儒諸人，生長杭垣，耳目所接，其集中竟亦不及此，唯張小山、錢素庵少數散曲作家略與周旋而已。此與前期作家常共文人往還者，亦大異厥趣。以意度之，後期曲家與文人實全然兩事。由此，更足判定後期作家社會地位之低落。考其原因，可得而言：

一，由於科舉之復興也。仁宗延祐初復科舉。元初廢科舉後，文人才無所歸，泛濫於曲文。及科舉復興，學者專力科第，雜劇遂被捐棄。而爲之者，或落第士子，或末流文士。「錄鬼簿」編者本身「果試於有司，命不克遇」，可爲一斑之證。

二，由於南北士風之差異也。後期作者多南人，前已述矣。唯此輩作者或北人流寓，或落魄不遇，根本不得與於士大夫之林。南士對於劇曲，固始終不與重視者。此與元初北方學者多對曲文感到興味，大不相同。蒙古風氣，多樂于金，金末北方曲文已流行，學者中如元遺山、李治咸重視之，故一般儒生樂此不疲，及元而更烈。南宋時，據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目錄，雖當日亦有戲文流行，然如「都城紀勝」、「夢粱錄」諸書所紀，實多出于市井。元力南漸，雜劇更挾之俱來，終使杭城成爲演藝中心；唯此乃民衆之事，儒生則一意於詩餘之製，以寄感懷。因之，對於倡優之事，所紀殊罕，甚且從而嫌惡之。如張炎「詞源」：

「蘇風弄月，陶寫性情，詞苑於詩；蓋聲出於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耶乎露，與離合何異也！」

繼令，見「都城紀勝」，指俗曲。此可見文人對俗曲之態度。又如沈義父

「樂府指迷」：

「然後知詞之作難于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俚令之體。」

詞曲之判，尤爲釐然。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若今書會所關者，尤無謂也。」書會前已釋之，謎即商謎、隱語之類，其態度更爲冷淡。若以與元初北方諸學者較，誠有運庭之異。南士所以對北曲如是厭拒者，或與元代歧視南人有關。蒙古統一，分人爲四等，南人尤低於漢人，當然足以引起南方士族之反感。故自元至元延祐四十年間，竺守舊風，不肯輒改。且北人南下，多有狐假虎威，使南人難於忍受者。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記鄭思肖：「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座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周密呼白仁甫、侯正卿爲「北客」，亦寓輕蔑之意。又如郭昇「客杭日記」至大戊申九月十八日條云：「登夜航，之姑蘇，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睡。」則北客已成輕辱北人之代名詞。對北人白眼，對雜劇自不容青睞。加以雜劇用韻，全係北聲，只有平上去，而無入聲，南人聞之，尤覺不習。以爲北方文藝不軌古法，粗俗不堪。邵復儒「續詩選」卷三「賀新郎」序：「沙德潤、任以南相與追和賈酸齋琵琶詞韻，拉予同賦，第元韻出入，讀之不純也。」詞中句云：「便有傳來中原韻，終帶穹廬煙月。」以賈氏用韻爲不純，爲穹廬味，其不屑可見。

三，由於元代前後兩期風氣之不同也。元初對中土，頗施壓力，以是思想倫理多有轉變，無論統治者及被壓迫者，均充滿反抗空氣與心理。在此新政風新思想激蕩之下，曲文遂以嶄新體製，大受上下歡迎。此世祖時之事也。成宗以後，蒙古逐漸漢化，原始壓力不致中弛，漢文化之舊傳統，乘此極力復振，終至使野蠻之蒙古文化不得不低首下心。觀英宗時輔相拜住排斥佛教而親儒士，其轉變之劇可知。至文宗時，居然愛好書畫，自操翰墨，儼然一中國文士。內廷有此轉變，外方當亦隨之，舊文物舊制度之復興，乃如雨後春筍，崩坍而來。元初名公巨卿多爲散曲，如「錄鬼簿」上卷所云；至此時，則公卿誰復爲此，大半向經義、詩賦中討生活。「錄鬼簿」下卷雖亦稍及方今名公，但其地位不過照磨、知州、府判、總管，尙書丞卿不過一二，地位已不足與元初者頡頏。夫君子之德風，上好下甚，以故元代末期，通南北劇人，無復名儒碩士之選。其間關係時會轉移，非偶然也。（接上第十九面）



# 重提拉丁化運動

邢公畹

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初葉，便已經有許多西洋的傳教士，接着利瑪竇的後塵，積極地推行中國文字的字母化運動了。在他們，雖然是爲了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方便，但對中國的語文改革也還是有其一定作用的。那時有一個神父，名叫 Rev. William N. Brewster 的，寫了一篇文字，題爲「中國的知識底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見 Chinese recorder: 1901, 第卅二期)，其中有一段說：

「古典的漢字……必然發展了一種特殊利益階級。不管那個國家，如果論讀和書寫的能力只限於知識階級 (Literary Caste) 的時候，那麼，這個階級的人們就必然獲得政權，而且永遠掌握着它。這個階級的人就是不去組織政府，也會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此他們便犧牲了那些無知的而且無告的羣衆，去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利益。

這種見解，現在看起來，雖屬本末倒置，但在那個時候，能道破中國方塊字與統治階級的密切關係，卻是非常驚人的。所以，人民大眾一旦真地獲得汲取知識的利器——文字，就會推翻一直壓在他們身上的統治階級的；但是事實上，如果人民不把一直壓在他們身上的統治階級推翻，因而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解放，他們是無法可以獲得汲取知識的利器的。由於這一種錯綜，所以「注音字母」及「國語羅馬字」雖由官方公佈，卻無法澈底地推行，用來做化除文盲的工作。做爲「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表現工具——白話文，雖然一直在擔負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但是它的使用者的範圍卻局限於知識分子，不能再擴大些，就由於文章的中介仍然使用着僵硬的方塊字，跟實際語言不能更緊密地配合；又由於方塊字辨認的艱難，不能被工人和農民熟練地使用，就使這所謂「白話文」終於成爲「新文盲」了。

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一年之間，蘇聯維果夫教授和中國留蘇的先進文化工作者如瞿秋白等同志，在「莫斯科科學院」和列寧格勒的「東方學

會」研究出來一系中國文字拉丁化的方法。在一九三一年，蘇維埃遠東區九十位代表在海參崴開會，建議用「拉丁化」代替方塊字以化除文盲。據報告說，大半的文盲都消除了。但可惜我們還沒有知道這個拉丁化方案在實際應用時可曾遇到困難，同時我們也還沒有知道一個文盲的被化除，它的標準在蘇維埃遠東區是怎麼規定的。

龍果夫教授提議並實用了的這一系文字，在語音系統上，也可以適用於北方中國，拼寫方法很簡單，就知識分子說，只要有一點語音學或者聲韻學的常識，就可以拼寫它了。這系字母共分三部份，就是英文的二十四字母（把 O 和 V 除掉）拿來改造一下：

(一) 聲母

1 唇音 b p h f      2 舌頭音 d t n l

3 舌根音 k k' x      4 顎音 g k k' (用在 j y 前)

5 捲舌音 ch sh rh      6 磨擦音 z c s

(二) 介母或韻尾

i (j)      y      u (w)

(三) 韻母

a      an      ang      ai      ao

eo      en      eng      ei

ou      i

一九三四年，這一系拉丁化法便被介紹到中國來，據說會流行到很廣的區域。據報告，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在三個星期以內就能讀能寫了。但是，我們在最近卻沒有聽到漢字拉丁化的任何消息，證明這個運動現在已經在低潮狀態中，甚至會叫人疑心它已經消滅。它的消沈的原因，就普通的揣測說，大致可以歸納出兩個來：一，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要素之一是「民族的」，所以要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與獨立。而方塊字正是一種文化

特質，足以代表我們的民族性格，（「民族性格」一詞，請參考張仲實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九——十頁）所以不打算廢除。二，拉丁化文字本身還不能十分跟語言配合，所以時常有含混不清的毛病，因此暫不推行。關於這兩種揣測出來的原因，就理論說，一般人所揣測的第一個原因就不能存在。因為拉丁化只是語言符號的改變，並不是語言本身的改變。正相反，如果一種書寫符號更能跟語言配合，就更代表我們的民族性格了。而且，是就要表現民族性格，也不能犧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大眾來表現它。我們這樣說，也並不認為惟有拉丁化纔能化除文盲，如果不拉丁化而有更好的方法，當然也是我們所歡迎的。但「方塊字是我們文化教育上的一個死症」的前提大抵不會怎麼錯。更何況，如果推行拉丁化運動，自然也決不能立刻廢除方塊字，因為那麼一來，就是撇了自己的械了。拉丁化運動其實就是一種新文化的創造運動，是先要意識地推動，然後通過人民大眾不斷的實用與修正纔能成功的。由於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需要，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新民主主義論」），何況就事實說，抗日戰爭初期，在各解放區都會積極推行過，而且效果不壞。關於第二個原因，目前拉丁化方案好像也不只一種，但我們認為它們大概都還有毛病。特別是因為尚未全面推行，學會了實用範圍也較小，所以還不能為廣大羣衆接受。

在有些拉丁化方案上，對於這些不完善的地方已經逐漸加以修改。譬如，許多由於聲調不同而意義不同的字，已經試用改變或增加其韻母元音或韻尾的方法來標識它的聲調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大致說起來，一九二六年公佈的國語羅馬字，它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依附於作為統治工具的國語政策。這個政策，正是秦始皇對付「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的同樣政策。國語羅馬字另有一個特點就是繁複的聲調拼法。第一種拉丁化中國文字的方案在一九三四年介紹祖國，因為它是代表著新興階級的，所以一進來就跟國語羅馬字發生劇烈的鬭爭，它首先就跟「國語政策」不相容，因為大家相信只有在方言拉丁化的基礎上，纔能產生合乎人民需要的語文；用現在的話更正確地說：纔能產生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語文。同時，由於國語羅馬字繁複的聲調標寫，當時認為這是不便推行的，便保持了不替聲調的拼法，而用語詞連寫法去補救。從這兩件事看（反對國語政策，廢止聲調標寫）可以說「拉丁化」是對中國

字羅馬化的一個「否定」。而且詞兒連寫，纔正是語文進步的表現，在今天，我們認為修正的拉丁化方案對在許多需要區別聲調的字仍然標識聲調的辦法，似乎可以說是對前期拉丁化的一個「否定的否定」。

我們相信，中國文字是必須要進行改革的，而且我們又相信在各種改革中國文字的方案中，拉丁化的語文政策會更被重視，因為它不但可以用來化除文盲，而且它本身具有可以提高為科學的中國文字的足夠條件的。我們希望華北的所有文化教育機關能重視這一個運動，因為北方漢語區相當廣大，正好做一個拉丁化的試驗區。

關於鼓吹拉丁化運動和提出具體方案、以及其他一切用新文字刊佈的書籍已經出得很多，我們不再重複那些意見，現在只提出七件事來結束這篇文章：

（一）立刻放棄方塊字即等於撇了自己的械。而且就是到了全部使用新文字的時候，方塊字也仍然作為舊體文字而存在的。目前的事實是方塊字只為全國百分之二十（甚至還更少）的人所使用，不過這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分散在各地的，就這些人來說，方塊字是有其統一性的。

（二）方塊字已經凝固，很難使它跟語言配合得緊密些，學習時間略略減少些，所以它本身已經沒有多大的前途了。而「拉丁化」的文字卻是有極大的創造性與進步性的。從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那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死亡的東西，而是那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

（三）「拉丁化」不能只給人民一種「拼音的方法」，而是要人民自己創造出一種「定型的文字」來的。所以在拼法上固然要求便易，書寫上卻要求定型。就是說學習的人不但要懂得拼法，而且要記得那些約定俗成的寫法。

（四）漢藏系語言（包括漢語、藏語、傣語、苗語、侗語、仲家語、瑤語、等）中，聲調是有區別意義的作用的，故仍當在不繁瑣的條件下設法保持聲調標記。在原則上，我們可以「語詞連寫」的方法來造成定型文字，但必須分別聲調時仍當設法分別聲調。而分別聲調之法，當定下一定的條例。

（五）方塊字唯一的長處就是能分別同音字，譬如「田甜」、「下夏」、「螺絲」、「章張」、「拉丁化，拉丁話」，方塊字能以其形體直接與意義發生關係。其實，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卻並不常發生這一方面的糾纏，因為這

「字」在實際語言中都是合成「詞」與「句」而出現的，在新文字中的「字」的觀念實際上該就是我們現在稱爲「詞」的了。再說，這一方面的困難如果存在於新文字中間，也就必然同時存在於實際語言中間。（譬如「你姓弓長張，還是立早章？」之類。）這一類，在必要時，新文字也可以利用書寫條例來補救。

(六)就某一方言區的工農大眾試驗推行，如能成功，別的方言區就容易了。

(七)廢除方塊字而以「拉丁化」文字來教授文盲，在城市的工人羣衆中，可能不會發生多大的心理上的反感；但在農民中就難說了，他們可能無條件地崇拜「孔夫子」的「字」，（編者按：此種情況在老解放區的農民中已不存在。）再加以傳統的書寫工具（毛筆、中國紙）的限制，更能增加推行拉丁化文字的困難。這類困難，我們都該調查清楚，並日計劃到。據說在一九三四至三六年間，在北平、上海、廣東等地，卻曾有一部分先進的文化工作者，在工人、學生、農民中推行過新文字運動。並據參與這一運動者說：工人接受這種新的語文較農民爲快，大約半月就可以應用，農民則大致要一個月，同時在教學兩方面都不大感到甚麼困難，尤以青年農民更能對它發生興趣。這個經驗是極可寶貴的。

這篇文章本來是應南開大學學生會學藝股之約，爲編一期紀念五四的壁報而寫的。寫成之後，由作者抄了兩個副本，寄給葉聖陶先生，請他轉給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六月三日，得聖陶先生回信，說這篇稿子已轉到吳玉章先生手裏了，並且告訴我反應還不壞。那麼，所論大致是不會有頂大的錯誤了。葉先生又告訴我：吳先生最近曾與黎劭西先生邀集七八個朋友會談（其中有羅莘田先生和聖陶先生本人），打算發起一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決定在不久期間，先開一個座談會平心討論文字改革的各項問題。足見這個問題，人民政府並不是置而不提，實在是由於審慎的緣故。我們知道，發動一個文化改革運動，實在也就跟進行一場戰役差不多，毛主席論軍事原則，其中有一條說：「不打無準備之戰，不打無根據之戰。」我想這條原則是一樣可以應用到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上面來的。因此，我願意把這篇文章稍加修改，公開地發表一下，希望引起更廣泛的討論。

（轉載「天津日報」副刊第一一七期第一一八期）

### 國文月刊社重要啓事

敝社等所出國文月刊、英文月刊，數年來蒙讀者之愛護，寫稿人之支持，得以按月發行，以迄於今，至爲榮幸。惟近來成本高昂，購買力薄弱，以致發行日益減退，賠損日益增加，迫不得已，決定國文月刊出至八十二期爲止，英文月刊出至四十七期爲止，暫行休刊。一俟出版界情況好轉，仍當繼續刊行。有負各地讀者厚望，實深歉仄，幸賜鑒諒。至預定各戶尚未滿期者，請持原定單親臨或郵寄上海本店或各地分店，依下列辦法任擇一項，以清手續。

- (一) 餘款依底價乘取款日期書價倍數償還。
- (二) 餘款依底價改付本店他種書籍。
- (三) 餘款依底價改寄最近出版之「進步青年」(即中學)或「開明少年」。

開明書店 國文月刊社 謹啓

### 進步青年聯合特價徵求定戶

半年六冊每種

人民幣二千元

兩種聯定各半年

人民幣三千八百元

(每種每冊基價三元，現售一百三十倍，隨時調整)

開明少年第五十期

(九月十六日出版)

進步青年二一六期

(十月一日出版)

特價試閱每冊二百元

(只限一期)

以上兩種辦法均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截止  
(函定函購郵費爲憑)

請向上海開明書店及各地開明書店分店預定購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出版  
第五五號

# 少年開明

# 進步青年

原名  
中學生

幫助青年 加強學習

認識時代 爭取進步

編輯委員：張明養 傅彬然 葉聖陶 宋雲彬

金仲華 胡愈之 周天同 顧均正

讀者對象：大學學生，高中學生及各界青年

每月一期 初中出版

幫助少年朋友從實際生活

認識一切 理解一切

編輯委員：唐錫光 賈祖璋 歐陽文彬 葉至善

讀者對象：初中學生及同等程度少年

每月一期 月中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